



左
繡

二十一
二十六

船
自元年
至七年

三
十六

服部文庫
117
195
11



117
195
11

左補



馮李驊天閑
陸浩大瀛
評輯

同學 錢塘范允斌右支
仁和沈乃文襄武參評

同懷杭州陸 德與臯

男 馮張孫近濱

翼孫念訥
尤孫思蔭
校輯

男 陸麟書素文

春秋經傳集解

宋林堯叟唐翁附註

晉杜預元凱原本 唐陸元朗德明音釋

後學 馮李驊天閑增訂

昭公元年第二十 公名禰襄公子母齊歸在位二十五年遜于齊在外八年凡二十三年薨于乾侯謚

法威儀恭明日昭

經申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無傳 ○叔孫豹會晉趙武

楚公子圍齊國弱宋向戌衛齊惡陳公子招蔡公孫

歸生鄭罕虎許人曹人於虢

拾實陳侯母弟不稱弟者義與莊二十五年公

子友同今讀舊書則楚當先晉而先書趙武者亦取

宋盟貴武之信故尚之也衛在陳蔡上先至於會

○三月取鄆 不稱將帥將卑師少書取言易也 於季孫宿伐莒取鄆則書法何以異

于宣十五年歸父伐邾彼 猶公命也此專取邑而已

○夏秦伯之弟鍼出奔晉 稱弟罪

○六月丁巳邾子華卒 無傳三同盟 秦伯 悼公卒莊公穿立

晉荀吳帥師敗狄于大鹵 大鹵大原昔陽縣 如字又音秦殺梁傳云中

國曰大原夷 狄曰大鹵 秋莒去疾自齊入於莒 國道而立之

言齊無知弒其君後言齊小白入于齊前言莒人弒 其君後言去疾入于莒則不與弒之辭也前言衛侯

人于夷儀後言衛甯喜弒其君前言齊陽生入于齊 後言齊陳乞弒其君與弒之辭也辭有先後罪有大

小故曰屬辭比 事春秋教也 ○莒展與出奔吳 弒君賊未會諸

叔弓帥師疆郟田 春取郟今 正其封疆 ○莒悼公 無 傳

○冬十 有一月己酉楚子麇卒 楚以瘡疾赴故不書弒 ○楚

為靈 楚公子比出奔晉 晉名事 罪之 起手都用提挈之筆

傳元年春楚公子圍聘於鄭且娶於公孫段氏伍舉 為介 命云此節節字起節字 將入館 就客 鄭人惡之 知楚 使行人

子羽與之言乃館於外 舍城 既聘將以衆逆 以兵入 逆婦

此文為盟號立傳却從逆婦叙起先為 行僭作一引子正位只用讀舊書一筆 點過讀舊書正楚圍行僭處固無可摹 畫便輕輕一點偏將他設服離衛滿座 指指搖搖一派熱訛冷刺遂筆細描而 行僭神情面目活見紙上行支如山

左編
陰道中應接不暇。又不肯寂然。硬住却將評論人者。重又評論一番。以開文作結。猶起處以開事作引也。首尾相配。又其大凡矣。

通篇作三段讀。凡三點。楚圍作眼。目首段先點後敘。中段先議後點。末段先點後斷。兩點在首一點在尾。便是首段與中段分點在兩處。而中段與末段連點在一處也。只一順逆轉換之法。而段落乃愈明。

號之會乃未盟後又一此文也。彼以文辭也。故亦以賦詩結此以辭令起。故亦以機鋒結彼。以叔向作陪。此以子羽作陪。乃局法相準處。宋盟合十四國大夫。號盟合十二國大夫。然彼點在前。此點在後。彼但記其至。而各無一言。此全略其事。而各列其說。乃局法相錯處。兩兩相較。精彩各見也。

子羽却家道自存一首妙文。讀州卑說君說大夫說先君一正一反。字字鄭重。若論情理所執。最長直令人無可解辯。妙在竟將他包藏禍心。一口喝破。亦令他無可躲閃。而于是亦說諸侯說敵。說說費氏一正一反。以配之他文。婉得妙。此文又直得妙。乃直而仍出之以曲。則辭令之工。無以復加已。

中段乃會就正文也。晉楚狎主齊盟。宋既先楚。此番理應先晉而圍。輕輕一著。不費半點氣力。便爾長占先手。此雖令尹之借實趙孟之偷。然楚先而書。仍先

左編

子產患之。使子羽辭曰。以敝邑褊小。不足以容從者。

請墾聽命。欲於城外除地。令尹命大宰伯州犂對曰。

君辱貶寡大夫圍。謂圍將使豐氏撫有而室。伯州犂亦先作。

圍布几筵。告於莊共之廟而來。莊王圍之祖。共王圍之父。正義君尊不

主臣昏故。若野賜之。是委君貶於草莽。也是寡大夫

不得列於諸卿也。言不得從卿禮。不寧唯是。又使圍蒙其先

君。蒙欺也。告先君而來不得成禮。將不得為寡君老

大。臣稱老懼。其蔑以復矣。唯大夫圖之子羽曰。小國

無罪。恃實其罪。恃大國而無。將恃大國之安靖已而

無乃包藏禍心。以圖之。小國失恃而懲。諸侯使莫不

憾者。距違君命。而有所壅塞。不行是懼。言已失所恃。則諸侯懲恨。

以距君命。壅塞。不行所懼。唯此。不然。敝邑館人之屬也。館人守其敢。

愛豐氏之祧。祧遠祖廟。伍舉知其有備也。請垂橐而入。垂橐。

許之。正月乙未。入逆。而出。遂會于號。號鄭地。尋宋

之盟也。宋盟在襄。二十七年。祁午謂趙文子曰。宋之盟。楚人得

志於晉。得志謂先歆。今令尹之不信。諸侯之所聞也。

春秋左傳

卷三

昭公

晉則以信為本。數語實獲聖心。故左氏
亦特詳載。初趙一番議論為一篇之
主。而不復釋經。則兩篇各以避就為
章法。讀者得之互見之表可也。
因盟讀書。書文中亦便句。句將未盟。伴
說。說到趙孟亦便將他從前相業伴說
此皆相應。行文移步換形。要訣不然。何
處得有現成親切文字耶。
祁午以楚得志于晉為恥。作兩層說。趙
孟以楚駕于晉為信。亦作兩層說。然祁
午前一層說晉恥。後說子恥。詳趙孟
却前一層說晉不害。詳而後說吾不患
略整中有變。不松不支。要之兩層雖截
而實一車也。

前後都以機警用事中。幅獨奏和平之
音。最文家疎密相參。疾徐相赴。妙處此
又以相錯為相配者矣。

子弗戒懼。又如宋。得志。子木之信。稱於諸侯。猶詐

晉而駕焉。駕猶陵也。况不信之尤者乎。尤甚。楚重得

志於晉。晉之恥也。子相晉國以為盟主。於今七年矣。

襄二十五年始為政。以春言。故云七年。正義曰。股

周雖改正朔。常以夏正為言。此春正月。故為七年。年

未嘗和則云八年。按晉語及再合諸侯。襄二十五

諸傳文。蓋晉自以夏正紀年也。年會夷儀。服齊

二十六。年會澶淵。及今會號也。城淳。師徒不頓。國家不罷。民無謗。諸

諸諱。諸侯無怨。天無大災。子之力也。有令名矣。而終

之以恥。午也是懼。吾子其不可以不戒。文子曰。武受

賜矣。受牛。然宋之盟。子木有禍。人之心。武有仁人之

心。是楚所以駕於晉也。今武猶是心也。楚又行僭。不

信。非所害也。武將信以為本。循而行之。譬如農夫。是

穠是裝。穠。音標。裝。音家。雖有饑饉。必有豐年。言耕

以水旱息必且吾聞之。能信不為人下。吾未能也。恐

獲豐年之收。且吾聞之。能信不為人下。吾未能也。恐

未能。詩曰。不僭不賊。鮮不為則。信也。詩大雅。僭不能

末段尤是一則花團錦簇文字一路相
接而下字字針鋒相對讀之心花怒生

一段又分兩層前一層又當分四節以
首三節為主本是隱諷却因州犁代他
解說下便從而直刺之以州犁子羽兩
解兩駁為一節次以國子說到代二子
愍已無可進步便抽筆說轉反為他作
鬆筆末更說到毫無訊刺文心有轉無
竭又境屢變跡工非漫然涉筆作游戲

生活也。大抵中間州犁子羽兩駁兩
緊國子招齊一緊兩駁前二人以尖穎
起後二人以渾厚終此自成片段不容
紛錯者

為人則者不為人下矣吾不能自難楚不為患楚令

尹圍請用牲讀舊書加於牲上而已舊書宋之盟書

欲從舊書加于牲上不與首段亦相對處晉人許之三月甲辰盟楚公

子圍設服離衛陳也正義云穆子唯訊執戈不言

衣服則君服即二戈是愚按當兼衣服叔孫穆子

曰楚公子美矣君哉美服似君鄭子皮曰二執戈者前矣

禮國君行有二會特緝蒲為王殿屋屏蔽以自殊異言蔡子家曰蒲宮有前不亦可乎公子圍在

既造王宮而居之雖服君服無所怪也楚伯州犁曰

此行也辭而假之寡君言假以飾令尹退鄭行人揮

曰假不反矣言將遂伯州犁曰子姑憂子皙之欲背

誕也襄三十年鄭子皙殺伯有背命故誕將為子羽

曰當璧猶在假而不反子其無憂乎子羽行人揮當

昭十三年言弃疾有當璧之命璧謂弃疾事在齊國子曰吾代二子

愍矣國子國弱也二子謂王子圍及伯州犁圍此冬

陳公子招曰不憂何成二子樂矣言以憂生事衛

齊子曰苟或知之雖憂何害齊子齊惡言先知為備

宋合左師曰大國令小國其吾知其而已其承大國命不能知

其禍 晉樂王鮒曰小曼之卒章善矣吾從之小曼詩小雅其

卒章義取非唯暴虎馮河之可畏也不敬小退會子

人亦危始王鮒從斯義故不敢議議公子圍一字完一時絞切也議其似君

羽謂子皮曰叔孫絞而媵反謂之美故曰媵未左師

簡而禮無所賦否故曰簡樂王鮒字而敬犯凶人所

以自子與子家持之子子皮子家蔡公孫歸皆保世

之主也齊衛陳大夫其不免乎國子代人憂子招樂

憂齊子雖憂弗害夫弗及而憂與可憂而樂與憂而

弗害皆取憂之道也憂必及之大誓曰民之所欲天

必從之逸書三大夫兆憂憂能無至乎開憂兆也言以

知物其是之謂矣通身抽結一筆物類也察言以知禍福之類八年

患患而季武子伐莒取郟兵木加莒而郟服萬人告于會

楚告於晉曰尋盟未還楚告於晉曰尋盟未還而魯伐莒潰齊盟

也楚魯已伏請戮其使時叔孫豹在樂桓子相趙文子桓子樂

佐欲求貨於叔孫而為之請使請帶焉難指求貨故以帶為辭

後一層又當分兩節先提出子羽評論諸人是就前文提出中間一人作主首叔孫次左師王鮒次子皮子家分明將前段首尾五人作類叙而另以陳衛齊三人作類叙也叙次錯綜而片段各不相紊是何等机杼

唐錫周曰前段州鞅子羽一段往復如杖鼓相撞無一毫放鬆入後如浮雲之

在空際極容與閒雅之致合來方成天地間至文選家摘錄前段知其領悟少也 妙批一部左傳皆作如是觀乃得

此篇本傳取郟事却歸重論楚圍作益取郟首收弭兵之盟在季武而以戮叔孫此便是楚圍處首段詳寫叔孫不以賂免全為中段議論張本而趙孟先盛稱魯使之不當然後併論齊盟之不必拘此不是出脫取郟之季孫乃所以殺楚圍在會一團駱尤之氣而相除其虐也故未因賦詩自王伊詳叔向

一番評作收煞而以求諸侯回應。齊盟以處滋甚。回應請我使首尾一。論事則末段為餘波論文則末段為結。穴讀者幸勿以鶴雁為長而截之也。既為取郵作傳却不敘李武伐莒一邊。事而敘莒八告魯一邊事連類而及。直敘到令尹曰以為王一番議論文意蓋承前篇而來其不合而分者以此篇另成一種筆意也。文首尾兩段中分兩段。段段都用短峭句以而層層洗發意以復而得曲詞以簡而得篤婉約風流循。諷不倦。通篇無筆不轉轉則不滯動。則不窮下筆枯直者亟奉此為換骨金丹。把處口口尋盟讀盟知此盟讀舊書而先晉為楚圍極得意之筆後文趙孟所

以特特斯破而其賦詩自以為王亦自依于此中也。通體神爪貫注可想。叔孫語一連幾轉後却一面說二面名使一百裂與又一百說為求神致如生的的妙筆。趙孟語分兩段讀前段只論叔孫不當。後段并論取郵不必問而未以去煩。順結後段寄善倒結前段反復曲暢近情切理至文也。兩段各有六轉妙甚。前段又有兩層上一層免之以勸左。右下以何患申說下一層免之以靖能者下以歸之申說兩兩對仗後段亦有兩層上一層泛論從政邑說到主盟下。一層切論從主盟說到叔邑兩兩起環。尤妙在前段解叔孫却以子之郵吏此

弗與梁其蹊曰貨以藩身子何愛焉。經叔孫叔孫曰。諸侯之會衛社稷也我以貨免魯必受師。此一句起。是既之也何衛之為人之有牆以蔽惡也。此一層是正意下六轉反是。牆之隙壞誰之咎也。此一轉。雖怨季孫魯國何罪。此一轉。叔出季處有自來矣吾又誰怨。此一轉。召使者裂裳帛而與之曰帶其褊矣。此一轉。然則也賄弗與不已。此一轉。先謂後謂安有法若併在。謂言層。國何罪。思難不越官。信也。謂言叔。圖國忘死貞也。謂不以。謀主三者義也。三者忠。有是四者又可戮乎。并義。乃請諸楚曰魯雖有罪其執事不辟難。執事謂。畏威而敬命矣。謂不敢。子若免之以勸左右可也若子之羣吏處不辟汚。汚。事。正義事之勞身若。出不逃難。不苛。其何患之有。三轉。患之所生汚而不治難而不守所由來也能是二者。四轉。又何患焉不靖其能其誰從之。安靖賢能。魯叔孫豹。

趙孟聞之曰臨患不忘國忠也。謂言層。信也。謂言叔。圖國忘死貞也。謂不以。謀主三者義也。謂不以。三者忠。有是四者又可戮乎。并義。乃請諸楚曰魯雖有罪其執事不辟難。執事謂。畏威而敬命矣。謂不敢。子若免之以勸左右可也若子之羣吏處不辟汚。汚。事。正義事之勞身若。出不逃難。不苛。其何患之有。三轉。患之所生汚而不治難而不守所由來也能是二者。四轉。又何患焉不靖其能其誰從之。安靖賢能。魯叔孫豹。

左傳
例。後。段。解。取。郭。却。以。子。之。執。事。比。例。都。
用。對。面。翻。轉。看。法。而。一。安。在。上。層。一。安。
在。下。層。恰。作。首。尾。似。此。章。法。豈。齒。者。
所。得。夢。見。一。也。

春。秋。左。傳。卷。五。五。轉。申。說。又。帶。前。一。層。求。
可。謂。能。矣。請。免。之。以。靖。能。者。子。會。而。赦。有。罪。又。

賞。其。賢。六。轉諸。侯。其。誰。不。欣。焉。望。楚。而。歸。之。視。遠。如。

邇。疆。場。之。邑。一。彼。一。此。何。常。之。有。言。今。衰。世。疆。場。無。定。主。王。伯。

之。令。也。言。三。王。五。伯。有。令。德。時。引。其。封。疆。而。樹。之。官。

也。立。官。舉。之。表。旗。而。著。之。制。令。為。諸。侯。作。制。要。法。令。使。不。

得。相。過。則。有。刑。猶。不。可。壹。於。是。乎。虞。有。三。苗。三。苗。饗。餐。放。三。

危。夏。有。觀。扈。觀。國。今。頓。丘。衛。縣。扈。在。始。平。鄆。縣。書。序。曰。啓。與。有。扈。戰。于。其。之。野。商。有。

姓。邳。二。國。商。諸。侯。邳。今。下。邳。縣。姓。西。典。西。禮。二。反。周。有。徐。奄。二。國。嬴。姓。書。序。曰。成。王。伐。

淮。夷。遂。踐。奄。自。無。令。王。諸。侯。逐。進。狎。主。齊。盟。其。

又。可。壹。乎。疆。場。無。常。故。更。主。盟。恤。大。舍。小。足。以。為。盟。主。

之。又。焉。用。之。焉。用。治。此。又。以。復。筆。為。轉。筆。尤。妙。看。封。疆。之。制。何。國。蔑。有。主。齊。盟。者。

誰。能。辯。焉。誰。治。吳。濮。有。鬯。楚。之。執。事。豈。其。顧。盟。東。濮。吳。在。

亦。可。乎。葛。魯。爭。鄆。為。日。久。矣。苟。無。大。害。於。其。社。稷。可。

無。尤。也。為。一。尤。去。煩。宥。善。莫。不。競。勸。子。其。圖。之。固。請。諸。楚。

楚。人。許。之。乃。免。叔。孫。令。尹。享。趙。孟。賦。大。明。之。首。章。明。

末。段。亦。有。六。轉。奇。絕。疆。不。義。也。不。義。而。疆。必。以。為。道。道。以。淫。虐。顛。倒。曲。折。較。

春。火。上。專。卷。下。昭。公。八。

前兩段用轉法同而筆更與刻真有轉無竭也

首段以請帶起與帶結中段以及請諸楚起固請諸楚結末段以自以為王雖可不終起必以為道弗可久已結皆自成片段處

孫執升二有叔孫穆子之必不行時自有趙文子之固請于楚後人既薄于自待又薄待天下人謂非貨難免也噫

此篇當與垂隴之享參看前文七子賦詩趙孟每賦一答極其整齊此則穆叔子皮四賦兩答極其參差又前文子賦詩前亦先作一頌而于後添出許多評論此子前亦先作一引而于後亦添一番閒情在氏妙文于相準而相錯處尤見其變化之精
首段寫趙孟之謙末段寫趙孟之樂中一段寫出一堂和氣滿座春風字字謙正字字樂也合于載下人猶為神往

三指

春秋左傳

卷三

詩大雅首章言文王明明照於下故能赫赫盛趙孟於上令尹意在首章故特稱首章以自光大

賦小宛之二章小宛詩小雅二章取其各敬爾儀天命不又言天命一去不可復還以戒

尹事畢趙孟謂叔向曰令尹自以為王矣何如問將能成

對曰王弱令尹彊其可哉言可成雖可不終趙孟曰

何故對曰彊以克弱而安之彊不義也安於勝君是彊而不義

不義而彊其斃必速詩曰赫赫宗周褒姒滅之彊不義也

義也詩小雅褒姒周幽王后幽王惑焉而行不義遂至滅之言雖赫赫盛彊不義足以滅之令

尹為王必求諸侯晉少孺矣孺弱也諸侯將往若獲諸

侯其虐滋甚滋益也民弗堪也將何以終夫以彊取

以不義而克必以為道以不義為道道以淫虐弗可久已

矣為十三年楚緘靈王傳

夏四月趙孟叔孫豹曹大夫入於鄭會罷鄭伯兼

享之子皮戒趙孟戒享期禮終趙孟賦瓠葉受所戒禮畢而賦詩

瓠葉子溫雅之極詩小雅義取古人不以微薄發禮雖瓠葉兔首猶與賓客享之瓠戶故反子皮遂戒

穆叔且告之告以趙孟穆叔曰趙孟欲一獻瓠葉詩

物而以獻酬知欲一獻子其從之子皮曰敢乎言不穆叔曰夫

春秋左傳

卷三昭公

L

中段分三節前二節穆叔子皮分賦而說詩則賓主對舉後一節穆叔子皮及曹大夫同拜而舉爵則兩意兼承似前偶後奇筆法未段以空筆收結通篇于諸掉尾中特為醒豁無窮也

人之所欲也又何不敢夫人及享具五獻之邊豆於

幕下朝聘之制大國之卿五獻按雖次國之卿依大國大夫之制猶當三獻而趙武欲一獻者獨

謙之趙孟辭趙孟自以今非聘鄭故辭五獻私於子產語曰武請於

冢宰矣冢宰子皮請謂賦孤葉乃用一獻趙孟為客禮終乃宴

卿會公侯享宴穆叔賦鵲巢鵲巢詩名南言鵲有巢而鳩居之喻晉君有國

趙孟曰武不堪也又賦采芣亦詩名南義取芣某薄物可以薦公

侯享其信不曰小國為蔡大國省積而用之其何實

非命穆叔言小國微薄猶蔡葉大國能省愛子皮賦用之而不真則何敢不從命稽愛也

野有死麇之卒章野有死麇詩名南卒章曰舒而脫脫兮無感我悅兮無使龍也吹脫

脫安徐說賦巾義取君子徐以禮來無使我失節而使狗驚吹喻趙孟以義撫諸侯無以非禮相加陵

脫壯外反補正趙子常曰龍喻楚趙孟賦常棣常

諸侯惡楚圍欲趙孟安徐馴擾之合兩詩作解聯絡得妙

詩小雅取其凡今之人莫且曰吾兄弟比以安也分明指楚趙

如兄弟言欲親兄弟之國人皆賦詩贈答曹大夫向

可使無吠愛子皮穆叔子皮及曹大夫與拜皆兄弟

國興隨行逐而見下學之可識如此舉兕爵曰小國賴子知免於戾矣兕爵所以罰

蒙趙孟德此以安飲酒樂趙孟出曰吾不復此矣盛進難再不意逢

自知免此罰戮成詩識見此

舉爵節于賦詩外又換一語頭想見古人觸處風雅小國句承前節免戾句承後節以一筆縮兩層句密極矣王或庵曰一幅鄭宴趙孟圖人人聲音笑貌俱繪出寫生妙手此一宴也雍容和樂猶見三代遺風過此趙孟卒而晉日衰韓宣聘鄭而後無復有循典禮修宴好者矣陵夷至于戰國三代遺風掃地而後世遂不可復見嗚呼吾不復此豈特趙孟一時之嘆哉千古同慨矣

此傳為此冬趙孟卒起本劉子前贊後
訊却以趙孟語為主看其以前二句承
上後二句起下著筆不多而通篇轉捩
在焉平平敘述文字無處無結構也

前段極贊禹功。馮趙孟遠繼。正是極善
面奉語看其從禹牽到吾從吾卸到子
又從子挽到禹字。字圓潤筆意最曲而
腴。

後段論常格趙孟不復年句當作提唱
諺語當作斷結全偏倒轉用即不然以
不復年句接其趙孟之謂後使歎祖即
事分項神怒民叛一片說去今偏橫種
于中使連處忽斷盡而復起其干法真
神而明之矣。

孫執升曰。遠續禹功。劉子勉趙孟以勤
勞王事也。朝不謀夕。語誠髮荒。裴度歷
事四朝。半葉猶憂。儲嗣純仁。年踰七十
遣表勸帝。清心大臣。心事如此。彼趙孟
者何以得年。

俞選自正月會魏。至館于維。洵為一篇
云。晉楚兩卿。迥乎不同。一是輕浮少年
飛揚跋扈。一是休囚餘氣。安靜曲謹。故
老知耄。及疆不義。也是兩人定計。不終
不年。是兩人結局。左氏叙令尹一段。即
叙趙孟一段。兩兩相形。情狀各盡。評亦
佳。

此段結局取郵事一邊。寫曾天許多抱
歎許多解紛。季孫只嘿無一言。一處寫
會阜許多消遣許多賣弄。叔孫只借題
發洩。皆摹神之筆也。

○天王使劉定公勞趙孟於潁。館於維。納。
美亦不作。流。套。語。潁水出陽城縣維洧在河南鞏縣南水曲流為洧。

○劉子曰。美哉禹功。明德遠矣。微禹吾其魚乎。吾與子弁冕端委以治

民。臨諸侯。禹之力也。
弁冕冠也。端委禮衣。言今得其服。冠冕有國家者皆由禹之力。

子盍亦遠續禹功而大庇民乎。
勸趙孟使對曰。老夫

罪戾是懼。焉能恤遠。吾儕偷食。朝不謀夕。何其長也。

言欲苟免。目前不能念長久。正義儕等。劉子歸以

語。王曰。諺所謂老將知而耄及之者。
也。言吾等于彼卑賤。苟且飲食之人也。其質美。轉。肯。便。八十曰耄。其趙

孟之謂乎。為晉正卿。以主諸侯。而儕於隸人。朝不謀

父。言其自比於賤人。棄神人矣。
民為神主。不恤神怒。而無恤民之心。民故神人皆去。神怒民叛。何以能久。趙孟不復年矣。復見明年。

其祀民叛。不即其事。祀事不從。又何以年。
為此冬趙孟卒起本。

○叔孫歸。會天御季孫以勞之。且及日中。不出。

○會天謂曾阜。曰。且及日中。吾知

罪矣。曾以相忍為國也。忍其外。不忍其內。焉用之。
欲

楚戮是忍。其外日中。阜曰。數月於外。
言叔孫勞役。一

不出。是不忍其內。

天語先卑後對卑語便先對後卑欲贏惡言本對上相恐為國却又與下指楹不去相映成趣似此用筆安有一字粗率不歸雅鍊者

此篇是先案後斷先叙後議體但斷處却于案似屬偏枯未段議論又係旁及乃其妙正于偏處見全神于旁筆見正旨此等筆意不望後人讀而知之又安有臨摹而得之者耶
只起手兩語兩人曲直了然子產之唯所欲與明知犯之欲與楚也即請使女擇亦明知妹之順于南也至既適于南

黑亦可以已矣而囊甲以圖見傷于逐乃其所也子產反以為直均幼罪數而放之殊屬不平却不知正是欲擒故縱先輕後重之法觀于太叔之吝微示權宜之意太叔亦以國政推服絕無後言至尸黑于周氏之衢而子南之獄平矣通篇當以子產為主一則曰國無政再則曰國之大節試問黑其能勝于楚乎太叔曰彼國政也正與明德而一則曰夫豈不愛再則曰何有諸游試問黑其能逃于楚乎蓋雖放于南實為殺公孫黑伏案所當會意于言表者耳
前段描寫生動却語語伏線藏針中一段罪分明却語語雙關二意未段局外閑談却語語旁敲側擊著筆此處注意彼處作者真手揮目送之樂也

且於是庸何傷賈而欲贏而惡雖平言譬如商賈求贏利者不得惡誼鄙之聲正義言己低卑謂叔孫曰可以出矣叔孫指楹曰雖惡是其可去乎乃出見之楹柱也以喻曾有季孫猶

屋有柱

○鄭徐吾犯之妹美犯鄭大夫公孫楚聘之矣楚字又字穆公孫

孫黑又使強委禽焉禽雁也納犯懼告子產子產曰

是國無政非子之患也唯所欲與犯請於二子請使

女擇焉皆許之子皙盛飾入布幣而出布陳贊幣子皙公孫黑

子南戎服入左右射超乘而出女自房觀之曰子皙

信美矣抑子南夫也抑揚妙絕看口外生夫夫婦婦所謂順也適子

南氏正義曰夫如夫道當剛子皙怒既而囊甲以

見子南欲殺之而取其妻子南知之執戈逐之及衢

擊之以戈衝交子皙傷而歸告大夫曰我好見之不

知其有異志也故傷大夫皆謀之子產曰直鈞幼賤

有罪罪在楚也先聘子南直也子南用戈子皙直也

乃執子南而數之曰國之大節有五女皆好之好犯也

君曰數句字字輕活只此見其安頓處
劇有妙用深心
將行于南則補得妙若併寫在鄭放游
楚之前不惟勢主夾雜連神亦累墜不
靈文字只一直帳矣裁作兩層令讀者
悠然不盡且為明年殺公孫黑起本也
此法處處皆然偶于此文拈出
周公一証妙絕便已明明道破一個該

蔡一個該殺矣結句現身說法尤極指
點之巧作者亦借以收拾起處所謂說
偏而神全者乃於此文得之

此篇一頭兩脚格鍼車千乘鍼之罪也
乃曰罪秦伯下兩段一叙其知遇之善
一併叙其知人之明隱隱見得后子無
罪便都為罪秦伯下註脚矣此作者之
微旨
鍼之奔晉由于懼選懼選由于多車故
兩段又以前段為主于享晉侯極寫其
奢富正見其寵如二君處然以懼選而
來亦將知過而歸後段吾子曷歸即承
前段說落以懼選而來亦將待五而歸

三請

畏君之威聽其政尊其貴事其長養其親五者所以
為國也今君在國女用兵焉不畏威也好國之絕不
聽政也好國之絕子替上大夫女嬖大夫而弗下之
不尊貴也幼而不忌不事長也忌畏兵其從兄不養
親也君曰余不女忍殺宥女以遠勉速行乎無重而
罪五月庚辰鄭放游楚於吳將行于南子產咨於大
叔大叔游楚大叔曰吉不能充身焉能充宗充菑彼
國政也非私難也子圖鄭國利則行之又何疑焉周

殺公孫黑傳。夫音扶
正義夫謂周公也
○秦后子有寵於桓如二君於景
寵如人子數百言矣其母曰弗去懼選
其車千乘書曰秦伯之弟鍼出奔晉罪秦伯也
后子享晉侯為晉侯造舟于河造舟為梁通秦晉之道
爾雅註比其設享禮十里舍車一舍八乘為自雍及絳雍絳相去

○秦后子有寵於桓如二君於景
公母弟鍼也其權
○秦后子有寵於桓如二君於景
公母弟鍼也其權
○秦后子有寵於桓如二君於景
公母弟鍼也其權

春秋左傳

昭公

未仍以后子論趙孟結以後之不敢玩
歲。愾日合前之知過令圖雖多車亦免
于罪矣。文字遂層生出而其意則前後
一綫非粗心所得漫讀也。

看來首段正寫多車次段回應懼選本
事已畢秦君何如以下只是餘文然從
此引出結處知人之明以抱轉前文知
過之善通篇蓋以三點后子為眼口
兩點在首一點在尾亦前偶後寄章法

于里用車。歸取酬幣。備九獻之儀始禮自齋其後人
八百乘。歸取酬幣一故續送其八酬酒幣終事
八反。每十里以八乘車各以次載幣相授而還不徑
隨故言千乘傳言秦鍼之出極。西人與直可愛
車盡於此而已乎對曰此之謂多矣若能少此吾何
以得見。言已坐車多故出奔女叔齊以告公。叔齊司馬侯且曰
秦公子必歸臣聞君子能知其過必有令圖令圖天
所贊也。后子見趙孟趙孟曰吾子其曷歸。問何時對
曰鍼懼選於寡君是以在此將待嗣君趙孟曰秦君

前後以必歸曷歸為承接以兩天贊兩
待字為映帶以知過既惕為對照以令
圖將死為五斷孫執升云知彼知己
蓋兩得之得此文之要矣

何如對曰無道趙孟曰亡乎對曰何為一世無道國
未艾也。艾絕也。國於天地有與立焉。言欲補助之
言其先世必有。不數世淫弗能斃也。趙孟曰天乎對
曰有焉趙孟曰其幾何對曰鍼聞之國無道而年穀
和熟天贊之也。贊佐鮮不五稔鮮少也少尚當歷五
言少有不至。趙孟視蔭曰朝夕不相及誰能待五。蔭
景也趙孟意衰以日景自喻故言朝夕不相及誰能待五。蔭
夕不相及誰能待五。蔭於金反。以此評趙孟而懼
曰趙孟將死矣主民翫歲而愾曰。翫皆貪也。愾
苦蓋反。正字通

摠為明年殺公孫黑張本以子產弗討
句為主只一欲擒先縱法特作不了語
而後文隱隱動搖矣妙筆

第一層公盟只是陪起第二層私盟故
前只彈說大夫後乃詳叙六卿為七子
作地知其一字不亂下也

實薰隧。憑空著註。可謂來歲收糧。隔年
下種者矣。

此先提後叙格。開手提一敗字。卒字下
作兩層註脚。先寫崇卒。倒煞大敗。乃以
逆提順應為章法也。左氏直闢後人無
數法門。

五乘為三伍。為五陳以相離。本一氣說。
下却將荀與嬖人。不肯即卒事。插入便
令情事不直。此橫斷嶺法。左氏慣用
之筆也。

上半叙謀。下半叙事。連寫兩克字。兩于
字。三為字。四之字。作章法。字字寫得變
動。踴躍筆下。以有五花八門之奇。極為
崇卒。描畫生色。叙戰短縮。合前夷戎
敗制等讀之。乃見左氏出奇無窮處。

王或菴曰。為五陳至誘之陳法也。未陳
而薄之戰法也。舍車為徒。蓋以險阨不
利于車。乃兩伍專參。皆卒而偏。仍以車
蓋以偏為誘。欲致之專參之間。而夾攻

之此陳法也。予嘗謂千古以兵法兼文
字者。唯孫子以文章兼兵法者。唯左氏
觀此種便知。

音擊。按玩。其與幾何。言不
即前所云偷也。能久。

○鄭為游楚亂故。六月丁巳。鄭伯及其大夫盟

于公孫段氏。罕虎。公孫僑。公孫段。印段。游吉。駟帶。私

盟于闔門之外。實薰隧。闔門。鄭城門。薰隧。門外道名。

罪稱薰隧。公孫黑強與于盟。使大史書其名。且曰七

子。自欲同于六。子產弗討。子皙強討。之恐亂國。

○晉中行穆子敗無終及羣狄于大原。無終。山戎。崇

卒也。將戰。魏舒曰。彼徒我車。所遇又阨。地險不

以什共車必克。更增十人以當一。困諸阨。又克。車每

阨道。今去車故為必克。以二伍當一。請皆卒。去車

車。困翟于阨。皆有克道。本註似欠明。魏舒先自毀其屬車。為步

自我始。乃毀車以為行。陳。補正曰。蓋古未有此

法。五乘為三伍。乘車者。車三人。五乘十五人。今改。荀

吳之嬖人。不肯即卒。斬以徇。魏舒。能。是。荀。與。能。為。五

陳以相離。兩於前伍。於後專為右角。參為左角。偏為

前拒。皆臨時處置之名。拒。九甫。反。林。道。阨。難。以。誘

之翟人笑之。失其。未陳而薄之大敗之。傳言荀吳。能用善謀

經分三項傳寫成一片却以中一項為主看其提主叙入而帶叙去疾捕叙疆田末單以弃人斷莒展簡淨處字字有法

一節一石引詩一証順逆有法而用筆特輕

此篇是兩對格上半問疾起博物重賄結下半視疾起良醫厚禮結又各後半

都有出後一番餘文遙遙相對此篇法技明整者或乃分而二之辜負作者豈淺鮮哉

鄭僑不但博于神道尤博于人道秦和不但良于醫疾且良于醫國篇中名理精言間見層出兩對工力悉融合為宇宙不磨之文

上半又分兩層前層而神平對後層而生疾平對中著一段承上起下作轉板下半亦分兩層前層言不節生疾後層言不時生疾中亦用三句束上生下作轉板而上半前後各對下半前後遙對上半無起無結下半有起有結此又整齊中有參差整齊則局不渙參差則局不板謀篇之盡善者也

○莒展與立而奪羣公子秩公子名去疾于齊秋齊

公子釗納去疾齊雖納去疾莒人先召之故從國逆劍書入去疾奔齊在襄三十一年

展與奔吳吳好孫叔弓帥師疆鄆田因莒亂也此春取鄆今正

其疆於是莒務婁督胡及公子滅明以大厖與常儀

靡奔齊三子展與黨大厖常儀靡莒二邑。務如字又音謀一音無音莒一音謀君子

曰莒展之不立棄人也夫奪羣公子秩是弃人人可棄乎詩曰

無競惟人善矣詩周頌言惟得人則國家彊

晉侯有疾鄭伯使公孫僑如晉聘且問疾叔向問

焉曰寡君之疾病十人曰實沈臺駘為崇史莫之知

敢問此何神也子產曰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閼伯

季曰實沈高辛帝嚳居于曠林不相能也曠林地闕。能如字又奴代反

日尋于戈以相征討尋用也后帝不臧后帝堯也臧善也遷閼

伯于商丘主辰商丘宋地主祀辰星辰大火也商人是因故辰為商

星商人湯先相土封商丘遷實沈于大夏主參大夏今晉

陽縣參音森。正義引括地志唐人是因以服事

夏商唐人若劉累之等累其季世曰唐叔虞唐人之季世其

兩神對叙一則略賓詳主一則有主無賓伸縮變換有法蓋文格如大陣包小陣大陣既方其外則小陣不可不圓其內矣當世必有以整齊病僕者作此語以解之

君曰叔虞。正義曰此叔虞即唐人之末君下帝命邑姜之子將以唐國與之取唐君之名以為名耳。當武王邑姜方震大叔。邑姜武王后齊大公之女懷胎為震大叔成王之弟叔虞。

○震本又作娠之慎反又音申。說文女妊身動也。夢帝謂已余命而子曰虞。

帝天取唐君之名。將與之唐屬諸參而蕃育其子孫及生有文在其手曰虞遂以命之及成王滅唐而封大叔焉。

故參為晉。叔虞封唐是為晉侯。史記叔虞封唐侯子燮父改為晉侯。田是觀。

之則實沈參神也昔金天氏有裔子曰昧為玄冥師。

生允格臺駘。金天氏帝少皞裔遠也玄冥水官昧為水官之長。臺駘能業其

官。纂味宣汾洮。宜猶通也汾洮二水名。障大澤。破障以處大原。

大原晉陽也。帝用嘉之封諸汾川。帝顓瑒沈如蓐黃實

守其祀。四國臺駘之後。今晉主汾而滅之矣。滅四國由是觀之。

則臺駘汾神也抑此二者不及君身山川之神則水

旱癘疫之災於是乎禱之。有水旱之災則禱祭山川之神若臺駘者周禮四曰

祭祭為營櫺用幣以祈福祥。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

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禱之。星辰之神若君身則亦出

人飲食哀樂之事也山川星辰之神又何為焉。言實沈臺

此段結上轉下先將不及君身虛揀一句而以兩祭之撤去上文及跌落君身却又帶山川星辰一筆牽上搭下圓密之極。雖是轉下其實用幾縮之筆收束上兩節也看他對寫得筆筆有精神叙用參差結用整齊方圓之變其妙無窮。

兩生疾對說一則以不節而壹一則以不省而盡然壹字用正點省字用反點亦以圓運方之法也
兩觀之倒煞兩服之順領處處整中有變妙甚下半篇又以一間之應上兩簡之皆相錯而相配者

駘不為僑聞之君子有四時朝以聽政聽國政晝以訪

問問可夕以脩令念所施夜以安身於是乎節宣其氣

宜散勿使有所壅閉湫底以露其體湫集也底滯也

血氣集滯而體羸露湫于小反茲心不爽而昏亂

百度茲此也爽明也百度百事之節今無乃壹之同

也則生疾矣僑又聞之內官不及同姓內官嬪御其生不

殖殖長也美先盡矣則相生疾同姓之相與先美矣君

子是以惡之故志曰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違此二

者古之所慎也壹四時取同姓二者古人所慎男女辨姓禮之大司

也辨別也今君內實有四姬焉同姓姬四人其無乃是也乎

若由是二者弗可為也已為治也四姬有省猶可無則

必生疾矣據異姓去同姓故言省補正省滅也叔向曰善哉胥未之

聞也此皆然矣叔向出行人揮送之送叔向叔向聞鄭

故焉且問子皙對曰其與幾何言將敗不久與如字與助也言陵人

卑上助無禮而好陵人怙富而卑其上弗能久矣為

之者少所鄭殺公晉侯聞子產之言曰博物君子也重賄之

孫黑傳

附此一筆乍看極似明文却不料乃為後半良臣一答明論相配地步故各以出字作眼左氏總無浪費烟墨者

上下雖各分兩對其實下半篇兩對即承上半篇後一對而來不節順跟省字不時倒跟壹字故君身一番重論乃一篇之主而又以先王之樂天有六氣兩

大議論以應之此文之體分而意中者

上半篇以弗可為也。已煞下半篇使以疾不可為也。起此作者明以上下聯絡告我後人分之為二合之為一矣。

不時不節雖對說而不時又由于不節故先極論近女不節之疾而不時之疾因之矣此亦體對而意通者與通體同一章法也。

三句求上生下與前半中段相配。儀節承上。惛心起下。惛心上文虛說而實病則在下文也。近琴瑟由樂說到女。雙關二意巧甚。

晉侯求醫於秦。秦伯使醫和視之。曰：疾不可為也。是謂近女室。疾如蠱。

謂近女室。疾如蠱。蠱。惑也。非鬼非食。惑以喪志。

良臣將死。天命不祐。公曰：女不可近乎。對曰：節之先王之樂。所以節百事也。故有五節。

遲速本末以相及。中聲以降。五降之後。不容

彈矣。於是。有煩手淫聲。悖理心耳。乃忘平

和。君子弗聽也。

於是。有煩手淫聲。悖理心耳。乃忘平和。君子弗聽也。

聲以黃鍾為宮。然還相為宮。則其餘十一律皆可為宮。宮必為君。而不可下于臣。商必為臣。而不可上于君。為民徵事。羽物皆以次降殺。其有過中者。不用正聲。而以半聲應之。是為五降。五降得其節。則八音克諧。而可彈。五降而後。非復正聲。則鄭衛之音。君子弗聽矣。

至於煩。乃舍也已。無以生疾。君子之近琴瑟。以儀節也。非以惛心也。

天有六氣。降生五味。明也。

五色。聲徵黃。聲宮徵駘也。

淫生六疾。六氣曰陰。

以養人。然過則生害。

宮徵駘也。

淫生六疾。

六氣曰陰。

生疾上文凡三見都只空說至此方指出何等疾來極虛實步驟之妙

執應陽感應陰應應提筆內字當貼上心疾誤心士也煩與節對淫風時對猶上半篇之以節對壹省對盡也字字細密

前提句原只兩醫近女如蠱是正意良臣將死是餘意今正意已畢應及旁意

却因上文只重講近女蠱字未曾講透故又補寫一遍合之恰似一頭兩脚格與前半篇又別是亦方圓互用之妙也已

蠱有三義以淫惑為主却將兩實件說絕世文情于此可見不博物亦不可以為良醫若子產明了病源又不必細及病症矣良醫良相其皆留意于此直起直收整整相對又一大格而上半篇叔向子產論疾晉侯只贊博物却不理會君身一番正論下半篇晉侯醫和論疾趙孟只贊良醫亦不理會良臣一番正論寫疾忌醫忠言逆耳神理如見又言如微旨也

陽風雨晦明也分為四時序為五節六氣之化分而序之則成四時得五行過則為蓄陰淫寒疾寒過則為冷陽淫熱疾熱過則喘

風淫末疾末四肢也雨淫腹疾雨淫之氣為洩注晦淫惑

疾晦夜也為冥寢明淫心疾明晝也思慮煩女陽物

而晦時淫則生內熱惑蠱之疾女常隨男故言陽物家道常在夜故言晦

時林以其陽淫故生內熱之疾以其晦淫故生惑蠱之疾補正曰女陰也陰中有陽其物屬火故為陽

今君不節不時能無及此乎出告趙孟趙孟曰誰當其咎

當良臣對曰主是謂矣主相晉國於今八年首國無

亂諸侯無闕可謂良矣和聞之國之大臣榮其寵祿

任其大節有蓄禍興而無改焉此疾又豈醫書所有必受其咎今

君至於淫以生疾將不能圖恤社稷禍孰大焉主不

能禦吾是以云也云主將死趙孟曰何謂蠱對曰淫溺惑

亂之所生也言逆耳東扯西拽之神於文皿蟲為蠱文字也皿器也器受蟲害者為

穀之飛亦為蠱穀久積則變為飛蟲名曰蠱在周易女惑男風

落山謂之蠱巽下艮上蠱巽為長女為風艮為少男為山少男而說長女非匹故

惑山木得皆同物也物猶類也趙孟曰良醫也厚其禮而

孫執奔日首段作綱以下逐句分疏敷
統乎理技進乎道搜抉鬼神包羅天地
保國保身無所不有文至左氏乃為真
博乃為真奇

此篇傳楚于麋卒及公子比奔晉事以
楚圍弒君為主于干奔晉不過帶叙不
平重也首尾以子產理事之明作起結
蓋于起則為本事作引于結又為後事
起本而文之結構因之擅為楚圍寫生
通篇隨伏隨應隨隨伏佈置極密線
索極靈

起處子產只三四語而通篇之脈皆伏
將行大事先除二子其伏弒王及奔晉
殺掣不必言禍不及鄭不但伏聘鄭赴
鄭直併結處吾往無日不數年未能也
一齊擊起似此手法彼尋行數墨者方
視之河漢而無極也

鄭子駟弒信公以瘞赴今楚圍弒鄭救
亦以瘞赴然彼傳明叙此只說赴鄭蓋

歸之贈賄之禮

○楚公子圍使公子黑肱伯州犂城犢犢黑肱王子圍之

弟于哲也犢縣屬南陽郡縣屬襄城今河南陽翟縣三邑本鄭地鄭人懼子產曰不

害令尹將行大事謂將而先除二子也二子謂黑肱伯州犂

不及鄭何患焉冬楚公子圍將聘于鄭伍舉為介未

出竟聞王有疾而還伍舉遂聘十一月己酉公子圍

至入問王疾繼而弒之縊絞也孫卿日以冠纓絞之

皆言十一月月誤也正義孫卿長歷推己酉十二月六日經傳遂殺其二子幕及平

夏皆鄭右尹子干出犇晉子干王宮廐尹子皙出犇

鄭因築城殺大宰伯州犂于郊王子郊謂之郊而去

郊敖楚使赴于鄭伍舉問應為後之辭焉問赴者

問孰當為後商所以對曰寡大夫圍伍舉更之曰其

答之林註作應立非

王之子圍為長伍舉更赴辭使從禮此告終稱嗣不

王子較寡大夫之稱于事以寡弒赴諸侯長丁丈反言稱

理為優也長宜如字讀應出奔此段只算帶叙子干奔晉從車五乘叔向

使與秦公子同食食祿皆百人之餼百人一卒也趙

文子曰秦公子富謂秦鍼富強秩祿叔向曰底祿以

亦以瘞赴然彼傳明叙此只說赴鄭蓋

亦以瘞赴然彼傳明叙此只說赴鄭蓋

水火三專

卷下昭公

三

觀于伍舉更對從容文飾而似楚非楚無不隱隱筆端矣妙絕妙絕不知者且以為辭令之工而已矣

后子不欲與子干齒蓋看破此君底裡亦倒為先除二子作註脚也否則城三邑時何不併此人而一網之耶

插叙子于卑仍遙接更對為後完結楚圍弑君事末以子產語結既應本文又伏後文通體純作此種筆法所以成一篇之片段也

晉既烝不與十二月連因下甲辰云朔則讀者自知晉烝在十二月之前左氏慣有此等參錯筆法耐人思尋註以為月誤非是

德底致也。德鈞以年年同以尊。公子以國不聞以富。且

夫以千乘去其國。疆禦已甚。詩曰：不侮鰥寡，不畏疆

禦。詩大雅。秦楚匹也。使后子與子干齒。以年齒為高。下而坐。補

正傳氏曰：齒。辭曰：鍼懼選。楚公子不獲，是以皆來。亦

唯命。不獲不得自安，言俱奔事有。且臣與羈齒無乃

不可乎。后子先來，仕欲自同於晉臣為主。史佚有言

曰：非羈何忌。忌敬也。欲。楚靈王即位，遠罷為令尹，遠

啓疆為大宰。靈王公子圍也。鄭游吉如楚，葬郊，敖且

聘立君歸，謂子產曰：具行器矣。行器。楚王汰侈而自

說其事必合諸侯，吾往無日矣。子產曰：不數年未能

也。為四年。會申傳。

○十二月，晉既烝。烝，冬祭也。趙孟適南陽，將會孟子餘。孟

餘，趙衰趙武之曾祖，其廟在。甲辰朔，烝于温。趙氏烝

十二月朔，晉既烝，趙孟乃烝其家廟。則。庚戌卒。十二

日終，劉定公、秦后子之言。鄭伯如晉，弔及雍，乃復。甲

氏蓋趙氏辭之而還，傳言。大夫疆諸侯畏而弔之。

經二年春晉侯使韓起來聘。夏叔弓如晉。叔弓

子。秋鄭殺其大夫公孫黑。書名惡之薰隧盟子產不討遂以為卿故書之

冬公如晉至河乃復。弔少姜也晉人辭之故還季孫宿如晉。致

服也公實以秋行冬還乃書。

傳二年春晉侯使韓宣子來聘。且告為政而來。公即位故

見禮也。代趙武為政雖盟主而修好同盟故曰禮觀書於大史氏見易象。

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易象上下經之象辭魯春秋史記之策書春秋

遵周公之典以序事故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正義氏猶家也藏書之處若今之秘閣也。

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易象春秋文王周公之制當此時儒道廢

諸國多闕唯魯備故。公享之季武子賦。節之卒章。詩

宣子適魯而說之。大雅卒章義取文王有四臣故能以繇繇致典盛以晉侯比文王以韓子比四輔。韓子賦肉。

弓。角弓詩小雅取其兄弟昏姻無胥遠矣言兄弟之國宜相親。季武子拜曰敢拜。

子之彌縫敝邑寡君有望矣。彌縫猶補合也武子賦。

節之卒章。節詩小雅卒章取式詛爾心以畜萬邦既享宴于。

季氏有嘉樹焉宣子譽之。譽其好也服虔解譽游也引長諺一游一譽為宣

子游其樹下非。武子曰宿敢不封殖此樹以無忘角弓。封厚也殖

此。前。奇。後。偶。頭。重。尾。輕。格。行。文。只。一。詳。略。法。變。換。不。窮。如。此。文。于。觀。書。則。用。詳。于。舉。榭。則。用。略。于。見。旗。則。用。詳。于。謂。齊。則。用。略。前。賦。詩。有。贊。有。謙。後。賦。詩。直。不。綴。一。語。詳。畧。之。變。至。此。而。極。又。凡。文。皆。詳。畧。互。用。此。文。則。步。步。畧。去。即。如。三。段。三。提。句。首。句。君。臣。使。聘。一。一。詳。寫。次。句。便。畧。去。晉。侯。使。三。字。末。句。併。略。去。宣。子。

兩字左氏蓋有意特規此格以自娛。天下後世也。文勢如連山複嶺起伏爭奇及其麓也。遲迤而漸弛矣。所謂文無定形。隨手可造者。于此益信。其後皆畧而首段獨詳者。傳為韓起來聘而設。則固當以主為重也。

百段又分三節。觀書另提下。享宴對寫亦前奇後偶格。易象春秋只兩端便想見周禮全身。又從周禮想到周公全身。身併推原想出周王全身。是何等學識。賦角弓則拜譽嘉樹則謝。本是對說。妙于嘉樹挽到角弓。又生出甘棠。牽前搭後。掩映生姿。凡賦詩贈答。此為變調之極則。前是韞子一賦在中間。而武子兩賦在兩頭。後是武子一賦在中間。

而宣子一譽一謙在兩頭極變又極整也。

次段兩見一信又是前偶後奇末段一享兩賦又是前奇後偶而一以知字配第一節知字一以賦詩配第二節賦詩蓋皆以首段為綱而為之目也于法愈變而愈精矣。

寵字只一筆寫透。

第一句諷以禮第一句動以情第三句直說他不是矣想見少齊恃寵口角。

春秋左傳

卷二十一

三

長。遂賦甘棠。甘棠詩名南名伯息于甘棠之下詩人也。思之而愛其樹武子欲封殖嘉樹如甘棠以宣子。

比名公。宣子曰。起不堪也。無以及名公。宣子遂如。

齊納幣。為平公。見子雅。子雅召子旗。子旗子。使見宣。

子宣子曰。非保家之主也。不臣。志氣。見子尾。子尾見。

彊。彊子尾。宣子謂之。如子旗。亦不。大夫多笑之。唯晏。

子信之曰。夫子君子也。韓起。君子有信其有以知之。

矣。為十年齊樂施。自齊聘於衛。衛侯享之。北宮文子。

賦。洪澳。洪澳詩。衛風。美武公也。宣子賦。木瓜。木瓜亦。

取於欲厚。報以為好。

○夏四月。韓須如齊逆女。須韓起之。齊陳無宇送女。

致少姜。少姜有寵於晉侯。晉侯謂之少齊。為立別號。所以寵異。

之。少詩照反。正義曰。少姜少齊。蓋本字為少。也。服虔云。所以寵異之言。齊國如此好女甚少。謂。

陳無宇非卿。欲使齊以適夫。執諸中都。中都晉邑在。西河界。休縣。

東。少姜為之請。曰。送從逆班。班列也。劉炫云。昏禮。諸侯以下法當親迎。有。

故得使卿明是使上卿也。凡例云。凡公女嫁于敵國。姊妹則上卿送之。公子則下卿送之。是送卑于逆者。

一等故云。送者從逆者之。畏大國也。猶有所易。是以。班次言當卑于逆者也。

兩辭一贊。前分後合。知禮近德。順提倒。燕章法極為明整。

亂作。韓須公族大夫陳無宇上大夫言齊畏晉改易。禮制使上大夫送遂致此執辱之罪蓋少姜謙以示。

○叔弓聘于晉報宣子也。此春韓宣子來聘晉侯使郊勞。

賓至近郊君。辭曰寡君使弓來繼舊好固曰女無敢使郊勞之。

為賓徹命於執事做邑弘矣。徹達也政辱郊使請辭。

致館辭曰寡君命下臣來繼舊好好合使成臣之

祿也。得通君命則於已為榮祿敢辱大館。敢不叔向曰子叔子知

禮哉吾聞之曰忠信禮之器也卑讓禮之宗也。宗猶主也

辭不忘國忠信也。謂稱舊好先國後已卑讓也。始稱做邑之弘先國

也次稱臣之。詩曰敬慎威儀以近有德夫子近德矣。祿後已也

雅。詩大。全墮子產。弇中。犯眾怒矣。

○秋鄭公孫黑將作亂欲去游氏而代其位。游氏大

黑為游楚所傷。現報特將來傷疾作而不果。前年游楚所擊

與諸大夫欲殺之。黑子產在鄙聞之懼弗及乘

遽而至。遠傳使吏數之。責數曰伯有之亂。在襄三

大國之事而未爾討也。務共大國命爾有亂心無厭

三篇。魯火三傳。昭公。臣。

此結局子哲事子哲三番無道子產一味包荒至此乘機討亂且作迅雷不及掩耳手段此非但疾作之機不可失亦以眾怒欲殺之機不可緩也前者專伐伯有駟氏方助之昆弟爭室諸大夫猶為謀之薰隧之盟六子且聽其強與而太史書之今眾皆不堪不乘此時聲罪致討則子哲雖死亦僅私戮而非國誅故殺機未動不敢先殺機既動不敢後看他兩次逼勒一則曰不速死大刑將

至再則日不速死司寇將至。片刻不容。放鬆非唯慮傷疾或瘥困獸猶聞亦恐。駟氏與諸大夫夜長夢多緩則生變也。子產是春秋第一有擒縱人此意千古無人抉破。

文字是一頭兩脚格以首段為主。下二段不過因其延換而決絕之故臨了又以複筆歸併到首段作終著也。通篇語氣全從懼勸及乘遠而至一筆中追出字字傳蓄極而發之神。

唐錫周曰文有可以疾讀亦可徐讀者可以一連讀亦可抑揚讀者可作豺聲讀亦可作曼聲讀者獨至斯篇徐讀之而不得其妙疾讀之而其妙乃出抑揚讀之而不見其妙一連讀之而其妙乃愈出曼聲讀之而不覺其妙豺聲讀之

而其妙乃盡出是何以故只緣作者意思全在曲曲傳出半點放鬆不得神理也。妙此。

晉侯寵少姜不數月而卒以非仇儷辭諸侯而其心愈悲矣叔向請無字以求貪刑頗為言不若少姜有辭一語之得力也辭令妙而篇法之照應亦密已。

已貪已頗對說兩不共又相承說語整而筆圓。

國不女堪專伐伯有而罪一也。見弟爭室而罪二也。

謂爭徐吾薰隧之盟女矯君位而罪三也。謂使大史犯之妹。書七子。

有死罪三何以堪之不速死大刑將至再拜稽首辭曰歎在朝夕無助天為虐子產曰人誰不歎凶人不

終命也作凶事為凶人不助天其助凶人乎請以印為褚師。印子皙之子。子產曰印也若才君將任之不

才將胡夕從女女罪之不恤而又何請焉不速死司寇將至七月壬寅縊尸諸周氏之衢。加木焉。

罪於木以加尸上。

○晉少姜卒公如晉及河晉侯使士文伯來辭曰非仇儷也。

晉侯溺於所幸為少姜行夫人之服請君無辱公還季孫宿遂致服焉。

叔向言陳無宇於晉侯曰彼何罪君使公族逆之齊使上大夫送之猶曰不共君求以貪。

則不共。遊卑於送是而執其使。補正言齊國不共非使人之罪。君

刑已頗何以爲盟主。且少姜有辭。謂請無冬十

平。且少姜有辭。謂請無冬十

昭公

月陳無字歸

晉侯救之

○十一月鄭印段如晉弔

此節連下篇讀以次叔兼弔莖說也

經王三年春王正月丁未滕子原卒

襄二十五年盟重丘○林成公

卒悼公

○夏叔弓如滕○五月葬滕成公

卿其小國之葬禮過

厚墓襄公滕子來

○秋小邾子來朝○八月大雩○

冬大雨雹

無傳記災○雹蒲學反

○北燕伯欵出奔齊

不書大夫逐之

而言奔罪之也書名從告

傳三年春王正月鄭游吉如晉送少姜之葬梁丙與

提筆送少姜之葬五個字便伏子太叔一耻皮不得已苦衷故于梁丙之諷切

則駁之於張趨之慰藉則稱之通篇只作兩對讀

開手以子之為此來也一呼下文一駁

一解都從此句翻跌如曰吾又來賀不

唯此行乃是就此來說進一步曰子其

無事求煩不獲乃是就此來說退一步

机趣靈躍轉換不窮結句贊張趨正是

不滿梁丙以丙出口輕薄全不知人苦

辣不若趨之開心見誠語語近情切理

也執定訊其不為晉諱恐失通篇神理

重寫昔之不煩則今之不敢懼煩其非

我之好勞也可知末并說到又將來賀

以見事事看來得已却是事事出于不

左肅

張趨見之

二子晉大夫趨他歷反梁丙曰甚矣哉子之為此來

也

卿共妾葬子大叔曰將得已乎言不昔文襄之霸

也

晉文公其務不煩諸侯令諸侯三歲而聘五歲而

朝有事而會不協而盟

明王之制歲聘開朝在十三年今簡之正義據十三年

傳計諸侯于天子朝聘會盟之數當十二年而有八

聘四朝再會一盟今以霸主不可自同天子又舊制

太煩故設此制以簡之有事而會

君薨大夫弔卿共

葬事夫人士弔大夫送葬

先王之制諸侯之喪士弔大夫送葬在三十年蓋時

俗過制故文襄雖

足以昭禮命事謀闕而已昭禮盟

節之猶過於古

春秋左傳

昭公

事勢人情的人。句句說得子太叔心平氣和。故于出獨贊其知。若曰此人尚得。則問君子之論。若彼人者。直無知之妄人而已。不滿梁丙意。在言表似此。照應真以神不以形者矣。

此文作兩截讀。則為此來。與不惟此行自相應。自今無事。與張趯有知自相應。

作兩對讀。則甚哉子之為此來也。與善哉。吾得聞此數也。一樣調法。將得已乎。以駁為解。與猶在君子之後乎。以抑為揚。一樣調法。作全局讀。則兩頭用輕筆。中幅用重筆。而將得已乎。單句提下。分反正兩層。自今無事。亦單句提下。分正喻兩遍。而摠以三煩字作串筆法。如觀貝正側皆奇彩也。

此篇叙議兼行為傳中第一首錯綜文字。以晏嬰為主。分三段讀。首段叙請昏。

左肅

會以謀闕。按昭禮命事歸重謀闕。總無加命。以見不煩似不必分。貽反遺弔。基本旨。無加命矣。命有常。今嬖寵之喪。不敢擇位。而數於守適。不敢以而令禮數如守適夫人。然則時適夫人之喪。弔送之禮。已過文襄之制。數所具反。一所主反。位當指士與大夫而言。言不敢拘士弔大夫送葬之禮。而禮數等。于適夫人也。劉炫說同。唯懼獲戾。豈敢憚煩。少姜有寵。而歿齊必繼室。繼室復。今茲吾又將來賀。不唯此行也。張趯曰善哉。吾得聞此數也。然自今子其無事矣。譬如火焉。火中寒暑乃退。心以季夏昏中而暑。此其極也。能無退乎。正完子其退。季冬且中而寒退。

無事意補正謂趯言止此下乃傳自言言衰。將失諸侯故二大夫退而大叔稱之非是。諸侯諸侯求煩不獲。言將不能。二大夫退子大叔告人曰張趯有知其猶在君子之後乎。譏其無隱諱。以為君子也。蓋人臣雖有諱國之禮。然或憂其為亂而私語之于友。不害為忠。此叔向晏子之言。所以不譏于君子也。

○丁未滕子原卒同盟故書名。同盟於襄之世亦應從同盟之禮。故傳發之。

○齊侯使晏嬰請繼室於晉。復以女。委委姘姘為。曰寡君使嬰曰。

齊火左傳

昭公

左

一番詞令乃一篇之緣起中段詳叙晏子與叔向憂國傷時低回感慨為一篇之正文末段為中段作註脚不但踴貴屢賤是証其言因陳桓以請并証其事一路承轉卸抱如珠走盤極紛而緒自理極快而神自閑極渙而局自緊作史不熟玩此種萬過不免治然而焚之耳

金聲嘆曰前幅寫兩家婚媾作無數珍重之言後幅寫兩家憂亂作無數敗壞之言前幅珍重是出色珍重後幅敗壞是出色敗壞古人極文最重開色此真開出異樣色也凡以前兩段為篇者此評最佳

林西仲曰陳氏纂齊六卿分晉早破晏子叔向看破細玩二子之言總錄兩君

不能自強所致若齊不棄其民使無痛疾即陳氏亦無所施其與休之智晉知倭改其樂得人恤民即家門亦不能擅其國政之權晏子說到陳氏先世許多神靈似有奪其魄而使歐民以資代興者叔向說到八姓皆降公族俱盡似有剪其翼而使孤立以待銷亡者皆無可奈何之詞相對開一字一泪不堪多讀
凡單割中段成篇者此評最工
唐錫周曰起手一請一對正文已畢却因兩人相語生出一大段豐腴之文又因編貴屢賤句補出一段奇幻之文又因更宅一句我出一段秀峭之文出奇無窮真如山陰道上令人應接不暇此評方是廬山真面目也與鄙意有小異處願天下明眼人更商之

寡人願事君朝夕不倦將奉質幣以無失時則國家多難是以不獲不得不腆先君之適謂少以備內官

焜燿寡人之望則又無祿早世隕命寡人失望君若不忘先君之好惠顧齊國辱收寡人微福於夫公下

公微要也二公齊先君言收恤寡人則先君與之福也○焜燿本反又音昆服云明也燿照也言得脩妃嬪之列照明照臨微邑鎮撫其社稷則猶有先君已之意望也

之適適夫人及遺姑姊妹遺餘若而人言如常人君若不棄微邑而辱使董振擇之以備嬪嬙寡人之望也董正也振整也嬪嬙婦官韓宣子使叔向對曰寡君之願也寡君不能獨任其社稷之事未有伉儷在縗絰之中是以未敢請制夫人之服則葬君有辱命惠莫大焉若惠顧微邑撫有晉國賜之內主豈唯寡君舉羣臣實受其規其自唐叔以下實寵嘉之義曰舉亦皆之義

言舉朝羣臣也。按既成昏許昏晏子受禮受賓享只作凡字解為得安頓叔向從之宴相與語叔向曰齊其何如問與晏子曰此季世也吾弗知齊其為陳氏矣不知其他唯知齊將為陳氏

而微蒙寵賜對太公丁公句重在中段故特作

提筆

齊將為陳氏

首段一詩一對。層層相配。而是以三若字一則連數先君之適。遺姑姊妹一則連數寡君羣臣。唐叔以下。而前以寡人之望。住後即以寡君之願。起順逆相接。節取讀之。另成一首妙文。

中段文筆尤極古峭精麗。而語意亦兩兩相準。如齊說季世。晉亦說季世。齊則民歸陳氏。晉則政在家門。齊則排出許多古人。見陳氏之陰。有補助。晉亦排出許多廢族。見家門之全無對頭。然齊則重寫陳氏之盛。而輕寫公國。晉則詳寫公室之衰。而略寫家門。齊其何如。叔向突問在前。子將若何。晏子補問在後。又于相準之中。有相錯之妙。熟復轉見其佳。固當詳實。畧主。然亦不得主太飽。賓太飢。故兩兩對說。後子反向獨添一鼎銘。又添一私已議論。蓋暗暗與晏子後文相配也。文貴勻稱。其在斯乎。

末段亦有兩層。前一層追述前言。後一層帶敘近事。與前兩段兩兩對寫相準。

棄其民而歸於陳氏。

棄民不恤。

齊舊四量。豆區釜鍾。

正考補。

工記一獻而三酬。則

四升為豆。各自其四。以登於釜。

一豆矣。豆古斗字。

四升為區。區斗六升。四區為釜。釜六斗。四升登成也。區烏侯反。釜十則鍾。六斗陳

氏三量皆登一焉。鍾乃大矣。

登加也。加一謂加舊量之一也。以五升為豆。五

豆為區。五區為釜。則區

以家量貸。而以公量收之。

而收。山木如市。弗加於山。魚鹽蜃蛤。弗加於海。

賈如。海不加貴。林如往也。山木往賣于市。價等在海。不加貴也。民參其力。二入於公。而衣食其一。言公重賦斂。

老凍餒。三老謂上壽。中壽。下壽。皆八十已上。不見養。遇國之諸市。履賤踊貴。踊則足者。民人痛疾。而或煨燂之。煨燂。痛念之聲。謂陳氏也。煨於喻反。一於六反。休虛喻反。又許畱反。賈云。煨厚也。休美也。服云。痛其痛而念之。若今時小兒痛。父母以口就之曰煨。休。補正王氏。其愛之如父母。而歸之如流。煨。休。溫煦。安息之意。再。添。一。筆。說。得。活。龍。括。現。奇。水欲無獲。民將焉辟之。箕伯直柄。虞遂伯戲。舜後陳氏之先。其相胡公大姬已在齊矣。胡公四人之後。戲許宜反。周始封陳之祖。大姬其如也。言陳氏雖為人臣。然將有國。其先祖鬼神已與胡公共在齊。相助也。服讀如字。訓為隨。非叔向曰。然雖吾公室。今亦季世也。戎馬不駕。卿無軍。

然述言中又夾敘事敘事中又夾述言用筆尤變化也

秦不亦

言晉衰弱不能公乘無人卒列無長百人為卒言人皆非其人

非其庶民罷敝而宮室滋侈滋益也道殣相望餓或為殣也

詩作瑾而女富溢尤女嬖寵之家民聞公命如逃

寇讎樂郤胥原狐續慶伯降在阜隸八姓晉舊臣之族也卓隸賤官

正義五姓皆卿續簡伯政在家門大夫民無所依

君日不悛以樂悛憂悛藏後收也樂音洛又音岳

劉炫云悛慢也好音樂而慢易憂禍公室之卑其何

日之有讒鼎之銘讒鼎名也服云疾讒之鼎明堂位所云崇鼎是也一云

地名西鑄九鼎日昧且平顯後世猶怠昧且早起也

典以務大顯況日不悛其能久乎晏子曰子將若何

問何以叔向曰晉之公族盡矣胥聞之公室將卑其

宗族枝葉先落則公從之胥之宗十一族同祖為宗

世族譜云羊舌氏晉公族但不知出何公譜又言九

舌存之說杜亦不唯羊舌氏在而已胥又無子無賢子

公室無度無法幸而得死言得以壽豈其獲祀言必

初景公欲更晏子之宅日子之宅近市湫隘鄙塵

三

秦火三專

卷下昭公

三

引辭室事為踴貴屢賤語作註復叙反宅事為齊其陳氏作註而繁刑省刑語在昏晉之前更宅反宅事在昏晉之後既應申段又顧首段但見其步步脫卸豈悟其步步回抱耶於是景公繁于刑既已告于君為是省於刑文氣正要走下文意又要抱上文意既要綴前文文氣又要收本文此處尤當細玩作者

之錦机。君子曰。忽然插入。真人忙我。閒也。且諺曰。隨叙隨述。特與上段筆法相連。非止運指簡便而已。

王或菴曰。左氏往往用倒實作主之法。如因華少美。而張趨有晉失諸侯之說。因請繼室。而晏嬰叔向有私義齊晉之。言于是晉與齊之陵夷衰微。早見于此。此其所關之重。豈特百倍于華少美。請繼室已乎。則以諸臣之言為主。而華少美請繼室。反屬賓筆。乃不易之理矣。

孫洗升曰。此文有八法。晏嬰請昏叔向復命。風雅蘊藉。納承報幣于古。妙文法。成昏受禮。月老陋矣。一句叙過。另換文境。法二。晉衰平公。齊亂景公。借二老成之語。實叙兩國之敝。為田氏篡齊六卿。備晉張本法。三。叔向發問。主意在晉。

晏子曰。此季世也。說舉叔向。即按上曰。然雖吾公室。今亦季世也。以後晏子復找問一句。當日議論。情景宛然。法四。兩國之敝。有綱有目。公棄其民。二句政將在家。四句是綱。其餘敘處。是目。瑣而不雜。法五。叔向自處之道。已對晏子說明。晏子自處之道。却不曾對叔向說明。後毀室一事。即其保家保身妙策。虛實互見。法六。履賤踊貴。對叔向一句話。却幻出後段奇文。法七。更宅一段。有未請昏前事。有既請昏後事。有方請昏時事。或敘事或議。或斷制。變化莫測。法八。至其造句。工與蓮筆。奇古月峯。稱為古今少雙。左傳。寡二非虛言也。

不可以居。湫下隘小。請更諸壘。壇者。奠明壇燥。壇。苦代反。正義。壇高地。故為燥。晏子春秋所。辭曰。君之先臣容焉。先。云。將更于豫章之圃。是也。晏子之。臣不足以嗣之。於臣侈矣。侈。奢也。且小人近市。朝夕得所求。小人之利也。敢煩里旅。勞眾為已宅。公笑曰。子近市。識貴賤乎。對曰。既利之。敢不識乎。公曰。何貴何賤。於是景公然於刑。有鬻踊者。故對曰。踊貴履賤。既已告於君。故與叔向語而稱之。子令不與張趨。景公為是省於刑。君子曰。仁人之言。其利博。

哉。晏子一言而齊侯省刑。詩曰。君子如祉。亂雖避。已詩小雅。如行也。祉。福也。過疾也。其是之謂乎。及晏子言君子行福。則庶幾亂疾止也。如晉公更其宅。反則成矣。既拜。乃毀之。而為里室。皆如其舊。本壞里室。以大晏。則使宅人反之。還其室。皆如其舊。子之宅。故復之。故室。且諺曰。非宅是卜。唯鄰是卜。二三子先卜鄰矣。慶者。上半句也。且諺曰。下半句也。二三子。謂鄰人。違卜不祥。君子不犯非禮。去儉即奢。小人不犯不祥。古之制也。吾敢違諸乎。卒復其舊宅。公弗許。因陳桓子以請。乃許之。懷憂且言。陳氏之典。

夫。人。三。專。昭公。三。

不可以居。湫下隘小。請更諸壘。壇者。奠明壇燥。壇。苦代反。正義。壇高地。故為燥。晏子春秋所。辭曰。君之先臣容焉。先。云。將更于豫章之圃。是也。晏子之。臣不足以嗣之。於臣侈矣。侈。奢也。且小人近市。朝夕得所求。小人之利也。敢煩里旅。勞眾為已宅。公笑曰。子近市。識貴賤乎。對曰。既利之。敢不識乎。公曰。何貴何賤。於是景公然於刑。有鬻踊者。故對曰。踊貴履賤。既已告於君。故與叔向語而稱之。子令不與張趨。景公為是省於刑。君子曰。仁人之言。其利博。

哉。晏子一言而齊侯省刑。詩曰。君子如祉。亂雖避。已詩小雅。如行也。祉。福也。過疾也。其是之謂乎。及晏子言君子行福。則庶幾亂疾止也。如晉公更其宅。反則成矣。既拜。乃毀之。而為里室。皆如其舊。本壞里室。以大晏。則使宅人反之。還其室。皆如其舊。子之宅。故復之。故室。且諺曰。非宅是卜。唯鄰是卜。二三子先卜鄰矣。慶者。上半句也。且諺曰。下半句也。二三子。謂鄰人。違卜不祥。君子不犯非禮。去儉即奢。小人不犯不祥。古之制也。吾敢違諸乎。卒復其舊宅。公弗許。因陳桓子以請。乃許之。懷憂且言。陳氏之典。

夫。人。三。專。昭公。三。

夫。人。三。專。昭公。三。

夫。人。三。專。昭公。三。

夫。人。三。專。昭公。三。

夫。人。三。專。昭公。三。

夫。人。三。專。昭公。三。

夫。人。三。專。昭公。三。

夫。人。三。專。昭公。三。

夫。人。三。專。昭公。三。

夫。人。三。專。昭公。三。

夫。人。三。專。昭公。三。

夫。人。三。專。昭公。三。

此篇亦移主作賓格也讀前段本以伯石受州為主讀至中段猶曰此不過為州田作計讀至末段乃全為韓起取州地步妙在前路絕不提起臨了只用一筆點破在當日不覺其術中在今日遂如出之意外左氏真有變必窮無奇不備者矣

須知其破而申伯石之汰特指破他九虛辭購一實處引詩反言作贊却正是罵他平日之汰摠見此人何宜受州其受州者別有故也首段暗為末段伏脈絕妙細裏針法

伯石之汰忽然有禮分明是假甚欲而早便已描出他一時裝造光景韓起豈不知之而力為之請所謂以假濟假各得其所欲也子無學句處求之不覺使人失笑耳

人失笑耳

中三段極寫碍手為末段作反跌妙甚

又看通篇當是連環筆法以首段為主則末段乃是伯石獲州緣由以末段為

夏四月鄭伯如晉公孫段相甚敬而卑禮無違者此處藏過韓宣子妙

晉侯嘉焉授之以策策賜命之書曰子豐有勞於晉國子豐

段之父正義曰服云鄭僖公之為太子曹嘗與之適晉然此不足以為勞也故杜不解之余聞

而弗忘賜女州田州縣今屬河內郡以昨乃舊勳伯石再拜暗會意

稽首受策以出君子曰禮其人之急也乎伯石之汰起所笑也

也法駟一為禮於晉猶荷其祿況以禮終始乎詩曰以馬為贊奇絕

人而無禮胡不遄歿其是之謂乎林反證伯石初州

縣樂豹之邑也豹樂盈於及樂氏亡林在襄三范宣子趙

文子韓宣子皆欲之文子曰温吾縣也州本屬温温趙氏邑

宣子曰自郤稱以別三傳矣郤稱晉大夫始受州自是州與温別至今傳三

晉之別縣不唯州誰獲治之言縣邑既別甚多無有得追而治取之

文子病之乃舍之二子曰吾不可以正議而自與也二層分

皆舍之及文子為政趙獲曰可以取州矣三層側三人以二子為主上文平寫兩舍

文子曰退字故又于文子不敢取州特醒二子一筆以便下二子之言義也音赦違義禍

也余不能治余縣又焉用州其以徼禍也君子曰弗又音拾

知實難便生出急智來知而弗從禍莫大焉有言州必歿禍所起豐

左編
主則首段又是韓宣取州圍套觀結處
爲之請之分明以後解前爲其取之分
明以前引後中幅則解前引後唯其所
適此極筆意真所謂如環無端者爲千
古之絕伎也

年讀似重寫惠伯細讀乃重寫敬子蓋
爲叔弓如勝傳也註叔弓有禮以不
入從之兩句爲眼目矣

春秋左傳卷三
宣子起處並不伏如談笑柄者想不露一毫風
氏故主韓氏舊以韓氏爲主人伯石之獲州也韓
宣子爲之請之爲其復取之之故後若還晉因自欲
取之爲七年豐氏

歸州
張本

○五月叔弓如滕葬滕成公子服椒爲介及郊遇懿

伯之忌敬子不入忌怨也懿伯椒之叔父敬子叔弓
也叔弓禮椒爲之辟仇按檀弓

疏以敬叔嘗殺懿伯爲其家所怨恐惠伯殺已故不
敢先入惠伯知其意而開釋之記惠伯之知禮也此
傳正義又云懿伯爲人所殺及滕郊而逢其讐敬子
不入以禮惠伯欲使惠伯報叔父之仇惠伯不以私
廢公故先入二說不同而皆不甚明了只依劉氏忌
日之說爲得敬子桓公七世孫惠伯桓六世孫懿伯

惠伯之叔父而敬子之五從祖也
惠伯曰公事有公利無私忌椒請

先入乃先受館敬子從之惠伯子服椒也傳
言叔弓之有禮

○晉韓起如齊逆女爲平公孫薑爲少姜之有寵也

以其子更公女而嫁公子史嫁人謂宣子子尾欺晉

晉胡愛之宣子曰我欲得齊而遠其寵寵將來乎謂

子尾

○秋七月鄭罕虎如晉賀夫人且告曰楚人日微敝

邑以不朝立王之故楚靈王敝邑之往則畏執事其

三寵字相映成文

人語以兩晉字爲轉接韓語卽以兩寵
字爲轉接筆法未有不相準者
此事在今日斷不肯矣古人却另有見
頭所謂將計就計也

此篇亦寫主互用章法本爲賀夫人而
來却詳及朝楚一番往復然只完得且
告日一層却不料于罕虎如晉內另有
一段文情前段子人屬主而事則賓後

左編

春秋左傳

卷三

昭公

十四

段于人則省而事則主也

看來此文重在後半。蓋特特選送楚一番議論為賀夫人三字作風刺之筆也。前段開口提出楚日徵朝便見楚強晉弱。鄭勢必往却以進退罪也。作兩盡世情之說。晉亦自知不競只得竟聽其往而以在楚猶晉強作大度冠冕話頭。皆是掩耳盜鈴作用。其實求煩不獲早被自家人題破太叔又將來賀亦只此一遭此後當詳如台教也。說得娶夫夫與賀夫人者。冰泠雪淡可見前段單為未段倒作註脚而未段又單為提筆暗作評斷。與伯石獲州篇同一神理而面貌全別。奇變無方。

一告一對都以兩意往復往不往有不有對兩則字兩若字對進退罪也。搗結在楚猶在晉亦搗結都是極簡簡之筆。其圓整非國策所到也。辱有不有一反一正却有四層。每第二層都用進一步語。前云辱有則思盟便是好處。後云不有則來告便是不好處。一縱一擒。字字圓警。結句假脫手直自供一求煩不獲犯由矣。絕倒而將無事一篇歸宿。不徒以機鋒見長。常語出新。只在又卑一睦焉句見筆。

別來無恙耶

三蕭

謂寡君而固有外心。而汝也。其不往則宋之盟云。

相見進退罪也。寡君使虎布之。布陳。宣子使叔向對。

日君若辱有寡君在楚何害。脩宋盟也。君苟思盟。寡

君乃知免於戾矣。君若不有寡君。雖朝夕辱於敝邑。

寡君猜焉。猜疑。君實有心何辱命焉。言若有事晉心。

來告亦復何益。君其往也。苟有寡君在楚猶在晉。

也。張趯使謂大叔曰。自子之歸也。歸在此。小人糞除。

先人之做廬。日子其將來。今子皮實來。小人失望大。

叔曰。吉賤不獲來。賤非。畏大國尊夫人也。且孟曰。而

將無事吉庶幾焉。孟張趯也。庶。幾如趯言。

○小邾穆公來朝。季武子欲卑之。不欲以諸。穆叔曰。

不可。曹滕二邾實不忘我好。敬以逆之。猶懼其貳。又

卑一睦焉。一睦謂。逆羣好也。其如舊而加敬焉。志曰。

能敬無災。又曰。敬逆來者天所福也。季孫從之。

○八月大雩旱也。

○齊侯田於菖。菖齊。盧蒲癸見泣且請曰。余髮如此。

齊侯田於菖

東竟

昭公

哀鳴却是

一句破其近語一句反其前語只兩語而字字鋒穎又簡雋有法也

起句變寵連用下于立則點一寵字于殺則點一變字小小照應只要分合順逆處均有法耳

寫山子產机警有才調而爭特簡潔未句不遇為明年復用張本故只一點不嫌干累二句當連讀論字又係上又遞下左氏惜以一句為兩截開極今以一字為兩句開極往往滑口讀過可惜也

嘆子雅却緊接子旗可見家有子則雖死猶生嘆子雅却重傷姜族可見國有宗臣則雖弱不亾子雅且然况競爽且什伯焉者乎惜也嘆子雅只兩字下分子殆委危兩項而以憂國為重故語特詳
姜族六句凡兩對却是一句一轉語不多而意愴然無窮矣
王或菴曰哀音促響亦與賦文仲嘆六左

種種余奚能為繁慶封之黨襄二十八年放之於竟種種短也自言衰老不能復為害

種本亦作董董章勇反公曰諾吾告二子二子子雅子尾歸而告之子

尾欲復之子雅不可曰彼其髮短而心甚長其或寢處我矣言不可信林襄二十八年繁謂雅尾譬如禽獸吾寢處之矣故反其說九月子

雅放盧蒲癸于北燕恐其復作亂

○燕簡公多嬖寵欲去諸大夫而立其寵人冬燕大夫比以殺公之外嬖比相親比公懼奔齊書曰北燕伯欸

出奔齊罪之也欸罪輕於衛衍重於蔡朱故舉中示例

○十月鄭伯如楚子產相楚子享之賦吉日吉日詩小雅宣

王田獵之詩楚王欲與鄭伯共田故賦之既享子產乃具田備王以田江南之夢楚之雲夢跨江南北

○齊公孫竈卒竈子司馬竈見晏子司馬竈齊大夫曰又喪

子雅矣晏子曰惜也子旗不免殆哉以其不臣姜族弱矣

而嬖將始昌嬖陳氏二惠競爽猶可子雅子尾皆齊惠公之孫也競疆也

爽明也競爽猶諺云賭賽好也又弱一个焉姜其

對弱一个似不當以強明平說

危哉

夢之賦詞而中，以姜族弱矣，將始昌
二語作骨前以情也，始哉掃夷而起後
以姜其危哉，頓宕而收，則另一章法也。

左繡

錢塘 馮李驊天閑
定海 陸 浩大瀛 評輯

同學 錢塘范允斌右文
仁和沈乃文襄武參評
同懷杭州陸 偲與臯

男 馮張孫述漢
翼孫念詒
亢孫思蔭 校讎
男 陸麟書素文

春秋經傳集解

宋林堯叟唐翁附註

晉杜 預元凱原本 唐陸元朗德明音釋

後學 馮李驊天閑增訂

昭公二第二十一

經 癸亥 四年春王正月大雨雹 當雪而雹故以 ○夏楚

子蔡侯陳侯鄭伯許男徐子滕子頓子胡子沈子小

邾子宋世子佐淮夷會于申 楚靈王始合諸侯 ○林 楚專合諸侯始此以楚

莊之賢辰陵之盟從之者陳鄭焉耳申之會十有二國楚之得志于中國未有盛于此時者也 楚人

執徐子 稱人以執以不道於其民告 ○秋七月楚

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胡子沈子淮夷伐吳 因申會以伐吳

不言諸侯者鄭徐滕小邦宋不在故也胡國汝陰縣西北有胡城 執齊慶封殺之 楚

欲行霸為齊討 遂滅賴 ○九月取鄆 鄆莒邑傳例曰克邑不用師徒

取 ○冬十有二月乙卯叔孫豹卒 只寫兩人亦不使

傳四年春王正月許男如楚楚子止之 欲與俱田 遂止鄭

伯復田江南許男與焉 前年楚子已與鄭伯田江南故言復 使椒舉如

晉求諸侯 林楚靈欲專會諸侯 二君待之 二君鄭許椒舉

致命曰寡君使舉曰日君有惠賜盟于宋 宋盟在襄

曰晉楚之從交相見也以歲之不易 已伏難字 寡人願

結驩於二三君 欲得諸侯 使舉請聞君若苟無四方

之虞 虞度也 則願假寵以請於諸侯 欲借君之

諸侯 音開又如字 晉侯欲勿許司馬侯曰不可楚王方後天或者欲

逞其心以厚其毒而降之罰未可知也其使能終亦

未可知也晉楚唯天所相 相助 不可與爭君其許之

此篇為楚靈會申起本以如晉求諸侯為主末段正論求諸侯之得失首尾本一中也中間却詳叙晉人許不許一番商確自成一篇妙文而包於椒舉叔向

一詩一許之中蓋實詳主畧而實以主包實章法最為完整此格屢用而屢妙也

一請一許委婉頓挫另作一小文讀

中段目分兩層以前一層許晉勿爭為主後一層乃因晉侯三不殆之說而極論其不可恃末仍歸到許而勿爭作結前云修德以待其歸後云務修德音又曰不修政德兩層原一中也

前一層又有兩節于楚王方後看出兩未可知一抑一揚妙在說得活落于修德待歸亦看出兩將字一開一合妙在說得的真中間以不可與爭君其許之作轉遞自成一小片段

一邊正說有三不殆一邊直說是三殆也見地既明舌鋒又快持矛刺盾鬆爽煞人

後一層亦作兩節三殆本三分應却作兩頭一脚非世取參差好看也情險與馬猶為近情至移他人之殆當作自巳之不殆則可笑極矣况虞鄰國之難必幸巳之無難却不知多難亦有好處無難亦有不好處不修德則無難而有難矣此意尤為喫緊故反復特詳

兩截分應前以不聞務險與馬然後即以不可虞難起接緊而段落亦變矣分應都用複筆特險與馬複應在一處不可虞難複應在首尾中三處無不變者

多難無難虛說用雙行反復與前段相配實說用前偶後奇與本段相配重規疊矩妙不可言亡于不暇結三殆又何能濟結何鄉不濟本段已了再綴起段一併收煞合成一大片段也細審之至

三篇

為縮慮

而修德以待其歸若歸於德吾猶將事之况諸侯乎若適淫虐楚將奔之奔不以為君吾又誰與爭公曰晉有

三不殆其何敵之有殆危也國險而多馬林表裏山河是國險也與

北產馬是齊楚多難多寡絀之難有是三者何鄉而不濟

對曰恃險與馬而虞鄰國之難是三殆也四嶽東嶽

嶽華南嶽衡北嶽恒岱一日泰山在兗州華如字又胡化反在雍州衡一日霍山在荆州恒漢避文帝

諱為常山在冀州應劭風俗通嶽之為言桷也天子至方嶽之下桷考諸侯功德而黜陟之也書傳多

云五嶽中嶽嵩高即大室是三塗在河南陸渾縣南下別言之故此云四嶽也

三塗在河南陸渾縣南嶽嶽嶽嶽陽城在陽城縣東大室在河南陽城縣西南

荆山在新城汭鄉縣南中南在始平武功縣南九州之

險也是不一姓雖是天下至險冀之北土燕馬之所

生無與國焉恃險與馬不可以為固也從古以然是

以先王務修德音以享神人亨通也補不聞其務

險與馬也鄰國之難不可虞也或多難以固其國啟

其疆土或無難以喪其國失其守宇於國則四若何

虞難齊有仲孫之難而獲桓公至今賴之垂為字仲孫公孫無知事在

春秋左傳

昭公

莊九年 晉有里平之難而獲文公是以為盟主。里克平

衛邢無難敵亦喪之。閔二年狄滅衛僖 二十五年衛滅邢 故人之

難不可虞也恃此三者而不修政德亡於不暇又何

能濟君其許之紂作淫虐文王惠和殷是以頃周是

以與夫豈爭諸侯乃許楚使使叔向對曰寡君有社

稷之事是以不獲春秋時見言不得自 諸侯君實有

之何辱命焉椒舉遂請昏伏後送女 蓋楚子遣舉 時兼使求昏 晉侯許之楚

子問於子產蘇時子產從 鄭簡公在楚 曰晉其許我諸侯乎對曰

許君晉君少安不在諸侯安於少小不在遠圖 補

十六年晏子 其大夫多求貪 莫匡其君在宋之盟又

對景公意同之盟 一起 賜盟于宋 曰如一言楚 同也 若不許君將焉用之焉用宋盟 補正 言將用何為辭

王曰諸侯其來乎對曰必來從宋之盟承君之歡不

畏大國大國 從必 求說到 不來又從 不來說到 何故不來不來者其魯衛曹邾乎曹畏

宋邾畏魯魯衛偏於齊而親於晉唯是不來其餘君

之所及也誰敢不至言楚威力 所能及 王曰然則吾所求者

無不可乎對曰求逞於人不可用將順此層論理便用 匡救 見子產之能與司馬 逞快也求人 快意人必違之 與人

遙接起段歸到本題作結忽變作三層問答與通篇蓋換出三樣段落也亦大異于劍首一映者矣

侯次寫求字中又添出諸侯其來一層便生動熱鬧妙文只是隨手拾得

前文從求字生出許字又生出爭字濟字此處三層前後明應許濟中來不來

乃暗應爭字也容甚結句一應復字一應德字無一字不收拾

寫許有三意寫求亦有三意而前散後整末寫求無不可又裁作對句直無筆不變也

結句一開一合以簡勁之筆收束一篇反復辨快之文手意不測合而觀之蓋

起中結凡三用雙調開合作章法者俞選聯會申戮慶封為一首許云對婉

而嚴前照女叔侯後照申無字中幅開鍵亦佳

凡徵實文字易板易復此文中間徵實却作三層洗發而又以議論行之故雖排而不板雖多而不複全在運化輕鬆段落明畫而起處極超收處極宕標舉以為典制文字之準亦可以無百衲之訊也已

古者二句藏出雙提為一篇之綱下三層一層分說用順一層合說用逆一層申說用宜而極言其效末說到今亦仍兩意雙承結句忽單掉藏水正與第二層倒煞藏字相應蓋唯能藏而後能出也周正月乃夏十一月正日北風壯之時故諷其及時法古手法平中寓側線盡逼清

藏出並說其意却重在用冰看第一層出之下即著一用字第二層重請用字第三層直以用對藏而歸罪于今之不用未結藏字亦唯能藏而後能用也參差中無一字雜

雷可禦乎問得甚奇無雷不災答得甚平中段復說處精神發越結更典實變而空靈其筆無美不備也

同欲盡濟為下會

○大雨雹季武子問於申豐曰雹可禦乎禦止也申豐魯大夫

對曰聖人在上無雹雖有不為災古者日在北陸而起

藏冰陸道也謂夏十二月日在昴畢蟄蟲出而用水春分之中奎星朝見東方

中也爾雅高平曰其藏冰也溪山窮谷固陰沍寒於

是乎取之沍閉也必取積陰之水所以道達其氣使

註龜鼈有甲滿其出之也其出之也朝之祿位賓食喪祭於是

乎用之言不獨其藏之也黑牡秬黍以享司寒黑牡

也邪黑黍也司寒玄冥北方之神其出之也桃弧棘

矢以除其災桃弓棘箭所以禳除其出入也時食肉

之祿冰皆與焉此節重寫用冰而歸之于藏祭寒二句乃將上

用冰命婦大祭寒而藏之享司獻羔而啓之謂二月

羔祭韭始公始用之優尊火出而畢賦東方謂三

開冰室月四月中自命夫命婦至於老疾無不受冰老致

周禮夏頒冰周禮夏頒冰

家山人取之縣人傳之山人虞官縣人遂屬周禮五縣為遂是縣為遂屬與

人納之隸人藏之與隸皆賤官夫冰以風壯冰因風而堅而以

風出不謂方有力命云其藏之也周周密其用之也徧及老則

冬無愆陽愆過也夏無伏陰伏陰謂春無淒風淒寒

秋無苦雨謂冬溫雷出不震震震無蓄霜雹癘疾

不降癘惡民不天札短折為天札疫既不藏深山窮谷之

糝也糝也今藏川池之冰弃而不用冰又火出不畢賦有

餘則棄之風不越而殺雷不發而震越散也言陰陽雹之

為蓄誰能禦之七月之卒章藏冰之道也風卒章曰

二之日鑿冰沖沖謂十二月鑿而取之三之日納于

凌陰凌陰冰室也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謂二月春

分蚤開冰室以薦宗廟

○夏諸侯如楚魯衛曹邾不會曹邾辭以難公辭以

時祭衛侯辭以疾如子鄭伯先待于申自楚先六月

丙午楚子合諸侯于申椒舉言於楚子曰臣聞諸侯

無歸禮以為歸今君始得諸侯其慎禮矣霸之濟否

在此會也夏啓有鈞臺之享啓禹子河南陽翟縣南

於商湯有景亳之命河南鞏縣西南有湯周武有孟

賓位極詳則主位宜略否則開板重一道矣

引詩用虛掉風調致佳若連片抄來便與通體微實犯複又文字偶句居多得單句一宕則板處皆活與交臂篇同一筆法

此篇為楚子會申傳起處却從許多不會者叙起中間特叙卒事不規結處不過十年惡遠而奔處處詳寫楚處出醜以其專盟中國故深惡而痛絕之也此左氏以傳翼經大主腦處文有兩截以上截為主下截乃就上截抽出另說非兩事也而辭裁則仍兩對立格上截以楚子會申作領下截以楚子示後作領在又何以規截每截起手皆有開文作引中間實講慎禮示修之得失各引古作証兩兩相配未見不規反結慎禮遠惡後弄正結示後片段極

現成也。
前以六王二公勸其禮。後以三代辟

王戒其不修。兩段皆以椒舉為主。而向
戍子庭前則各各獻禮。後則兩兩評論
中間又趨便特作贊語。蓋又以二子為
前後縮縮。裁聘搭工綴極矣。
君其何用。君其選焉。本兩意而一順一
逆。楚王以用桓。桓何用。以使用。答選焉。
前詳則後略。前略則後詳。法之所在。行
乎其不自知也。

左師子產。獻禮各六。一是大。合小。一是
小。合大。今楚以子用。齊桓則於兩者皆
無所處。故事不規也。斟酌損益。故須
有學楚。不能慎則唯。有汰後。本色而已。
獻禮止六。而曰未見者六。是皆未之
見也。亦絕倒語。
宗。後本與上會申。是一合事。然兩大段
文字相接。一處未免有累。棋之病。特將
宋佐後。至及徐子見執事。一先一後。連
類夾叙于中。令宗後段斷而復起。交格
疎密相間。非復一覽可盡。此佈置之妙。

津之誓。將伐成有岐陽之蒐。成王歸自奄大蒐於岐

陽縣。西北康有鄂宮之朝。鄂在始平鄂縣東有靈穆有塗

山之會。穆王會諸侯於塗山齊桓有召陵之師。在僖

晉文有踐土之盟。在僖二君其何用。宋向戌。鄭公孫

僑。在諸侯之良也。君其選焉。選擇所用。向王曰。吾

用齊桓。桓退舍以禮。楚今感其意。是以用之。王使問

禮於左師。與子產。左師曰。小國習之大國用之。敢不

薦聞。言所聞謙獻公合諸侯之禮六。其禮六儀也。未

子產曰。小國共職。敢不薦守。獻伯子男會公之禮六。

鄭伯爵。故獻伯子男會公。君子謂合左師善守先代

之禮。共禮同所從。言之異。若欲規誰之過子產善相小國。王使椒舉侍於後。以規過。

正陸氏曰。規。卒事不規。王問其故。對曰。禮吾未見者

有六焉。又何以規。禮楚皆未嘗行宋大子佐後至。

王田於武城。久而弗見。椒舉請辭焉。請王辭王使往

曰。屬有宗祧之事於武城。言為宗廟田獵。屬章欲

在南陽宛縣北魯武城。魯泰寡君將墮幣焉。敢謝後

本論示修命却拙示禮用命伴說此聯絡法然示禮上文已見只添示修一半以配之既不單薄又不板複此選對法

遠惡而後奔已結完本文却又添出善來作對以此文須得雙調收煞方有力而六王二公一層亦帶應得周密直字字有作意也佳法與求諸侯篇正同然竟合兩為一則章法各別此不容一毫私意于其間者耳

唐錫周口未之盟歷叙某公至某人至錯歷有致號之會借子圍設服離衛點出諸大夫姓氏變化入微此善用左師子產起用左師子產結舉其最而餘人自見尤妙

此文先叙後斷叙事三段相接而下而首段最詳末段最畧乃叙以最詳者為主斷又以最畧者為主此亦賓主互用文無定格神而明之頭頭是道耳叙以首段為主者以無瑕戮人對面便是楚靈一生定案斷以末段為主者以禍首在此一句直照從亂如歸起本也一點一畫都有其故豈漫然顛倒而已耶

見恨其後至故言將因諸侯會布幣乃相見經并書宋大子佐知此言在會前○墮許規反補正傳氏曰楚武城必有先君之廟故田獵以祭祭用幣畢墜之故云墮幣也恨其後至託此為辭徐子

吳出也以為貳焉故執諸申言楚子以疑罪執諸侯楚子示諸侯自奢椒舉曰夫六王二公之事六王啓湯武成康穆也二公齊桓晉

皆所以示諸侯禮也諸侯所由用命也夏桀為仍之會有緡叛之仍緡皆國名商紂為黎之蒐東夷叛之

諸侯狄也諸侯所由奔命也今君以狄無乃不濟乎黎東夷國名周幽為大室之盟戎狄叛之大室中嶽皆所以示

王弗聽子產見左師曰吾不患楚矣汝而懷諫懷恨也

不過十年左師曰然不十年後其惡不遠遠惡而後賓筆若開悠然而不盡佳法與求諸侯篇善亦如之德遠而後興為十三年楚

秋七月楚子以諸侯伐吳宋大子鄭伯先歸弒其君傳叙諸侯也時晉之屬國皆歸獨言二國者經所

鄭伯久於楚宋大子不得時見故慰遣之宋華費遂鄭大夫從從伐吳以使屈申圍朱方朱方吳邑齊慶

八月甲申克之執齊慶封而盡滅其族慶封以八年奔吳八月無甲申日誤特提出一毀笑柄來將戮慶封椒舉曰臣

無瑕者可以戮人有賓句無主句下文只說慶封不肯從戮而王之瑕在言表矣妙筆
慶封只輕輕反唇而其惡乃更加十倍直使聞者絕倒

聞無瑕者可以戮人慶封惟逆命是以在此逆命謂性不恭

順補正 其肯從於戮乎言不肯默播於諸侯焉用可見下逆殺是

之也播揚之極王弗聽負之斧鉞以徇於諸侯使言曰無或

如齊慶封弑其君弱其孤以盟其大夫齊崔杼弑君慶封其黨也

故以弑君罪責之林襄二十五年盟于大宮曰不與崔慶者慶封曰無或如楚共

王之慶子圍弑其君兄之于麋而代之以盟諸侯其孤諸侯不但盟大夫

義曰此楚靈私盟不告魯而慶封知其也王使速殺之遂以

諸侯滅賴賴子面縛銜璧士袒輿櫬從之造於中軍

中軍王此皆須明小心一分王問諸椒舉對曰成王克許在傳許僖公如

是王親釋其縛受其璧焚其櫬王從之從舉遷賴於

鄆鄆楚楚子欲遷許於賴使鬬韋龜與公子弃疾城

之而還為許城也韋龜申無宇曰楚禍之首將在此

矣召諸侯而來伐國而克城竟莫校謂築城於外竟

王心不違民其居乎言將有事民之不處其誰堪之

不堪王命乃禍亂也與通辭華法一樣緊

○九月取鄆言易也莒亂著丘公立而不撫鄆鄆叛

左傳

春秋三傳

昭公

九

斷語此字指城賴而言緊頂末段重又摠承三段歸結王心回應無瑕字字完密

俞寧世曰求無不得欲無不遂總是違其心以厚其毒此語發于女叔侯分見于子產左師而結穴于申無宇一篇最著精神處

晉君臣辨論明快道理醇正然窺其隱衷只是偷安懦弱其失從子產說出子產左師禮制詳明議論嚴核然崇奉亂臣冠履倒置其失從慶封說出所謂脫換之法

說出所謂脫換之法

此篇作三段讀亦先敘後議體也首段

一作一謗提起子產語畧言作之有利而詳言謗之無妨子寬語極言作之有敝而輕提謗之莫解參差中正自針鋒相對于分應提句又極整極變字字有法也

國將若之何。儆將若之何。前後相對作章法。民不可逞度不可改。偏而無禮。偏而無法。調法亦兩兩相配。是有意為文者。

此謗又在誰嗣歌後。可見民之好惡無常。不可粗也。

子產作用。未免為拘相公藉口。要之能著眼苟利社稷二句。則不以私意為獨斷矣。

作法四語。一字一金。子論子產或未合。而論凡作法者。則千秋龜鑒也。

末二句。寫出朽索六馬。回應謗語。使人洩瀟。

因奔命而城三城以通吳。亦因奔命而罷不可城以息楚事。本兩開文。却從三

而來故曰取凡克邑不用師徒曰取。兩日取一。敘事。凡例都為易字。作主。若丘公去疾也。不書奔者潰散。

而來將帥微也。重發例者以通。叛而自來。○著直居直據二反。

○鄭子產作丘賦。丘十六井當出馬一匹牛三頭。今子產別賦其田如魯之田賦。田賦

在哀十一年。正義曰別賦謂已賦斂家資使出牛馬。又別賦其田使之出粟一丘出兩丘之稅。牛馬之屬。即周禮家征其夫征。但國人謗之。謗毀也。曰其父死十一而稅是與家征別也。

於路。謂子國為已為蠶尾。謂子產重賦毒害百姓。○蠶救邁反。以合於

國。國將若之何。子寬以告。子寬鄭大夫。子產曰何害苟利

社稷。歿生以之。以用也。且吾聞為善者不改其度。故能

有濟也。民不可逞度不可改。度法也。詩曰禮義不愆。何

恤於人言。逸詩子產自以為權。制濟國於禮義無愆。吾不遷矣。遷移也。渾罕

曰國氏其先亡乎。渾罕子寬。渾平聲。林國。氏子產以父字為氏也。君子作

法於涼。其敝猶貪。涼薄也。作法於貪。儆將若之何。言不可久。

行。姬在列者。在列國也。蔡及曹滕。其先亡乎。偏而無禮。偏蔡

楚曹滕。偏宋。鄭先衛亡。偏而無法。偏晉。政不率法。而制於

心。民各有心。何上之有。煉然作字。明應謗字。暗應。子產權時救急。渾罕譏之正道。

○冬吳伐楚。入棘櫟麻。棘櫟麻皆楚東鄱邑。譙國鄱縣東北有棘亭。汝陰新蔡縣。

左編
城轉到不可城以成一律此牽搭之外也

此篇當合下篇為一首摠叙叔孫家禍本末以夢始以上終情事本聯結構尤密見坊刻有直分為二者有合為一而刪去未段者皆未審于此文之章法者也

通篇作五大截讀起至其子長而後逆為一截乃叔孫家禍緣起昭子即位至四國順之為一截乃叔孫家禍結局中分兩大截田于丘蒨至乙卯卒寫豎牛禍叔孫于生前立昭子至以與南遺寫豎牛禍叔孫于死後末一段追叙初生占易以總結通篇段落最明整有法第一截又分兩節且志之以上句句伏及宜伯以下句句應去叔孫氏與不告而歸相伏應私為食與獻以雉相伏應娶國氏與子明取之相伏應生丙壬與長使逆相伏應夢牛與寵牛相伏應兩號之曰牛為眼日以牛為家禍之主故伏應特詳其應前者又皆所以伏後也摠之只是提清線索之筆

東北有櫟亭○鄧才河反○正義曰以報朱方之役

此楚櫟亭鄭櫟邑乃河南陽翟縣朱方役在楚沈尹射奔命於夏洳

此年秋 夏洳漢水曲入江今夏口也吳兵在東北楚盛兵在箴尹宜咎城鍾離

東南以絕其後 宜咎本陳大夫襄遠啓疆城巢然丹城州來

然丹鄭穆公孫襄十九年奔楚○疆其良反又居良反東國水不可以城彭生罷賴之師

彭生楚大夫罷關革龜城賴之師

○初穆子去叔孫氏及庚宗 成十六年辟僑如之難奔齊庚宗魯地

婦人使私為食而宿焉問其行告之故哭而送之

聞而適齊娶於國氏 國氏齊正卿姜姓 生孟丙仲壬夢天壓

已弗勝 穆子顧而見人黑而上僂 上僂肩僂○僂力

淡目而猥喙 猥許穢反 號之曰牛助余乃勝之且而

皆召其徒無之 徒從 且日志之 志識也 及宜伯奔齊饋

宣伯僑如穆子之兄成十 宣伯曰魯以先子之故

先子宜 將存吾宗必召女召女何如對曰願之久矣

言兄始為亂已則有 魯人召之不告而歸既立

今日之願蓋忿言 宜又入夢 所宿庚宗之婦人獻以雉

問其姓。問有子否。女生。對曰：余子長矣。能奉雉而

從我矣。襄二年豎牛五六歲召而見之，則所夢也未問其名號

之曰牛。林試號其名曰牛以驗所夢曰：唯皆召其徒使視之，遂使

為豎。豎小臣也。傳言從夢未必吉有寵長使為政。公孫明知

叔孫於齊。公孫明齊大夫子明也。與叔孫相親知歸未逆國姜子明取

之。國姜孟仲母故怒其子長而後使逆之。子孟丙仲壬逆其子當并逆

國姜正義謂非逆其妻然則姜以田於丘薺。丘薺地名遂

遇疾焉。豎牛欲亂其室而有之，強與孟盟不可。從已

叔孫為孟鐘曰爾未際。際接也。孟未與諸大夫相接見饗大夫

以落之。以豕豬血糞鐘日落。正義曰說文糞血祭也。糞廟之禮。雍人升屋南面，割半血流于前

蓋以血澆落。既其饗禮，使豎牛請日入弗請。請饗入弗請

出命之日。及賓至，聞鐘聲，牛曰：孟有北婦人

之容。北婦人國姜也。容謂公孫明也。林蓋豎牛投穆子所忌，謂孟丙享公孫明以落鐘怒將

往牛止之，賓出使拘而殺諸外。牛又強與仲盟

不可。仲與公御萊書觀於公。萊書公御士名。仲與之私遊觀於公宮公

與之環。賜玉環使牛入示之。入不示，出命佩之牛

逆之以上安頓頭緒已畢。丘薺二句為近事提綱。下牛欲亂室又倒補前事錯綜入妙。

中一截各分三節。前三節殺孟丙逐仲

壬餒叔孫以前。後奇為段。落後三節。阻路葬。誣舍軍。遷西門。以蜂腰鶴膝為段。落前截。遇疾起。疾急止。後截。賂使起。取邑止。而一則以欲亂其室。而有之。作摠領。一則以使惡杜洩而去之。作摠領章法。直有若網在綱之妙也。

前。三節兩節以出入為眼目。一節以進退為眼目。皆文字自成片段處。

兩節對寫于兩起句。兩出入句。都用整對。是參差中著整齊法。殺孟以鐘。逐仲以環。恰作對仗。奇事奇文。

一節單寫疾急三句是牽上搭下法杜洩見為後三節作引是倒插法

凡豎豎牛種種變詐使人咋舌叔孫忠順一生乃亂一婦人遂為此牛所困甚矣淫禍之不可不慎如是或以初生豎豎牛已定然不宿庚宗此牛何從而至君子之所以貴者弱強變也此牛勝天夢不信十必信子

後三節以中節舍中軍為主經所書也首節豎不以路末節葬自西門一係叔帶一係南遺皆豎牛替身出頭謀去中軍則豎牛豎牛其身由前對李孫後使告殞獨寫兩通實主喻然而相以杜洩為線索末更寫一助攻射日事只帶補遺仲名仲文尾于本截不重牛立昭子而相之後支事無端先于此倒插一筆奇妙公使杜洩葬叔孫一葬字包乘路西門兩項在內舍軍事乃橫插之筆

謂叔孫見仲而何而何叔孫曰何為惟牛曰不見既

自見矣言仲已自往見公公與之環而佩之矣遂逐之奔齊

疾急命召仲牛許而不召杜洩見告之飢渴授之戈

杜洩叔孫氏宰也牛不食叔孫叔孫怒欲使杜洩殺之

對曰求之而至又何去焉言求食可得無為去豎牛蓋杜洩力不能去設辭以免補正傳氏曰牛寵任日久洩卒不料其惡

之至此未喻其意而云豎牛曰夫子疾病不欲見人

使實饋于个而退實置也个東西廂牛弗進則置虛命徹

令空示若叔孫何不使婦人私為食即十二月癸丑叔孫不食乙卯卒絕糧

牛立昭子而相之昭子豹之庶子叔孫婦也公使杜洩葬

叔孫豎牛路叔昭子與南遺昭子叔仲帶也使惡

杜洩於季孫而去之棺洩不與杜洩將以路葬且盡

卿禮路王所賜南遺謂季孫曰叔孫未乘路葬焉用

之且冢卿無路介卿以葬不亦左乎冢卿謂季孫介

季孫曰然使杜洩舍路舍置也不可曰夫子受命於朝

而聘于王在襄二十四年王思舊勲而賜之路感其

以念其復命而致之君豹不敢君不敢逆王命而復

此事若分作兩半讀則前文原為叔孫豹卒作傳後文自為舍中軍作傳乃其傳豹卒也舍中軍即帶起于前文之尾其傳舍中軍也葬豹事又夾叙于後文之中二子報讐附結于後昭子之立預伏于前分而為二合而為一于前則為先經始事于後則為後經終義錯綜串插亦足以觀斷續起伏之奇

乃使以葬已作結筆忽將後文舍中軍倒插一筆作拖尾斷而復連以住句為提句既簡生枝文勢如飛樑閣楹史公越幾百年而有某某之事及蔡澤聞之行入秦也等都是此種筆法謂左氏為泐天地之藏鑿古今之竅良不誣也此等處自是編書者因年畫事然作此看法亦復佳

舍中軍於事為主于文則為賓看其先安頓正事後交卸正文作法一絲不亂也
因舍適作寫得清晰特詳前事摠為

賜之使三官書之吾子為司徒實書名謂季孫也書名定位號

夫子為司馬與工正書服謂叔孫也服車服之器工正所書孟孫為

司室以書勲勲功也今死而弗以是弃君命也書在公

府而弗以是廢三官也若命服生弗敢服死又不以

將焉用之乃使以葬季孫謀去中軍豎牛曰夫子固

欲去之插一不丁語作結又一住法媚季孫

五年春王正月舍中軍襄十一年始立中軍○

善辭也非國史無以知舍軍為季氏專魯從祀為陽虎專季氏矣 ○楚殺其大夫屈

申書名罪之○公如晉○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

城陽平昌縣西南有防亭姑幕縣東北有茲亭○幕亡博反 ○秋七月公至自晉

○戊辰叔弓帥師敗莒師于粉泉粉泉魯地 ○秦

伯卒無傳不書名禾同盟 ○冬楚子蔡侯陳侯許

男頓子沈子徐人越人伐吳林越始見經而常壽過得稱人越驟強也通吳

以疲楚者晉謀之失也通越以困吳者楚謀之失也

傳五年春王正月舍中軍卑公室也罷中軍季孫稱左師孟氏稱右

師叔孫氏則自以叔孫為軍名正義曰襄十一年初作三軍十二分其國民三家得七公得五國民不

豎牛誣叔孫下註脚耳不重在註解卑公室三字

以書使告于殯。穿落本傳。驟而便手法絕佳。使告曰。不註何人之言。乃遙應前夫子固欲去之。明係豎牛所使也。絕妙暗接法。

盡屬公公室已是卑矣。今舍中軍四分公室三家自取其稅。滅已稅以貢於公。國民不復屬公公室。彌益卑矣。補正卻氏曰。舍中軍毀三而為四。也不曰作四軍。而曰舍中軍。中軍季孫之所有也。中軍既舍。則其勢不得不二。不得二則。毀中軍于施氏。成諸滅。不得不四。此季孫之志也。

氏。季孫不欲親其議。勅二家會諸大夫。發毀置之計。又取其令名。初作三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三家各有季氏盡征之。叔孫

氏臣其子弟。以父兄歸公。正義曰。以父兄歸公者。尊公室也。孟氏取其半。復以子弟之半歸公。按此則孟氏更優于叔孫。矣。愚意當是不分父兄子弟。直各取其半。方見叔孫但臣子弟。及其舍之也。四分公室。季氏擇二分。簡擇取弟之賢耳。

二子各一。使叔孫齊于孟氏。皆盡征之。而貢于公。不令獨享令名也。

國人盡屬三家。以書使杜洩告於殯。告叔孫曰。子固欲毀中軍。既毀之矣。故告杜洩曰。夫子唯不欲毀也。故盟諸僖闕。詛諸五父之衢。皆在襄

之。投擲。帥士而哭之。痛叔孫。叔仲子謂季孫曰。帶受命於子叔孫。曰葬鮮者。自西門。不以壽終。為鮮西門。鮮少也。叔仲帶以此言告仲孫。則季孫知豎牛俄殺叔孫矣。而不討者。利其禍而已得專也。按鮮陸無音。則少亦詩照。季孫命杜洩。命使從杜洩曰。卿喪自反。非多少義。

葬鮮者。遣接前。乃使以葬。受命于子叔孫。即承前告殯。故贊而來。小人伎倆。只此而已。

三詩

三詩

三詩

三詩

三詩

三詩

三詩

三詩

三詩

三詩

三詩

三節不是出色寫杜洩乃是極寫豎牛于無可斂弄處筆弄也故本截只以豎牛為起訖

帶遺音許賂而獨取邑風遺以莖路莖鮮說皆不行遺特以助攻而特之耳寫奸人操縱在目

第四截寫昭子討亂而二子得以報讐了結豎牛叔孫一秦夫子斷語不論穆子豎牛而申論昭子贊昭子而豎牛之世豎牛穆子之自取皆在其中矣史家有

另抽 人作結之法此類是此

連寫豎牛奸惡使人回耐讀至此處乃撫筆稱快矣 豎牛即為二子之子所殺故快又即見殺于昭子速殺之語乃尤快也彼利其擁立而頓忘不共者對此能無愧死

以昭子作結如梨園之有團圓亦可以止矣然于首尾照應篇法終未完密故重又倒叙初生以收拾全局固知此兩篇之當為一首也

末一截揔提五句以下逐句分應都就變文作解却換出三樣應法應為子祀點在于飛垂蠱兩爻詞之前應將行饑死即點在君子行三日不食兩爻詞之內應讓入則言必讓也在爻詞下找

朝魯禮也從生存朝吾子為國政未改禮而又遷之觀之正路

遷易 羣臣懼死不敢自也自從既葬而行善杜洩仲

至自齊開喪而來季孫欲立之南遺曰叔孫氏厚則季氏

薄彼實家亂子勿與知不亦可乎南遺使國人助豎

牛以攻諸大庫之庭攻仲壬也魯城內有大司宮射

之中目而死豎牛取東鄙三十邑以與南遺取叔孫

昭子即位朝其家眾曰豎牛禍叔孫氏使亂大從使

於亂服云使役適立庶又披其邑將以救罪披析

以邑與南遺昭子不知豎牛罪莫大焉必速殺之豎

牛懼奔齊孟仲之子殺諸塞關之外齊魯界投其首

於寧風之棘上寧風仲尼曰叔孫昭子之不勞不可

能也不以立已為功勞據其所言善周任有言曰為

政者不賞私勞不罰私怨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

詩大雅覺直也言德初穆子之生也莊叔以周易筮

行直則四方順從之離下坤之謙三三長下坤

之莊叔穆子遇明夷三三上明夷上謙明

夷初九變為謙以示卜楚丘楚丘卜曰是將行行出而歸為

左類
出鹿名牛則其名曰牛在爻詞外添出末又謂為子後句以收束將行歸祀拖抑少不終句以收束讒人餒死此不但總結不截所以總結通篇也似此多端之文須得此重複之結始稱耳

子祀奉祭以讒人入其名曰牛卒以餒死明夷日也
為下三層之目
離為日夷傷日之數十甲至故有十時亦當十位自

王已下其二為公其三為卿
日中當王食時當公平且為卿為士夜牛

為卑人定為輿黃昏為隸日入為僚哺時為僕日昃為臺隅中日出闕不在第尊王公曠其位○哺布吳

反跌曰日上其中日中盛明食日為二公且日為三

位明夷之謙明而未融其當且乎融期也離在坤下日在地中之象又

變為謙謙道卑退故曰明而未融曰為子祀莊叔卿也卜豹

融曰明未融故曰其當且乎此兩爻詞本是承上却亦起下離為日為鳥為子祀

光不足故當鳥鳥明而未融故曰垂其翼於日為未融於鳥為

垂象日之動故曰君子于行明夷初九得位有應君子象也在明傷之世居

謙下之位故當三在且故曰三日不食且位在三又非食時故曰

三日離火也艮山也離為火火焚山山敗離艮合體故於

人為言長為敗言為讒為離所焚故曰有攸往主人

有言言必讒也內字正應讒人又搭下各字離變為艮故言有所往往而見燒

離為牛易離上離下離畜牝世亂讒勝勝將適離故

曰其名曰牛離焚山則離勝譬世亂則讒勝山焚則離獨存故知名牛也豎牛非牝牛故不

初生而筆自以後祀為重故首尾凡說
湖通前為子祀虛說在點爻詞之前後
為子後實說在解爻詞之後無不變者
吾子亞卿也連上句不連下句正解
不峻不廣之意末句少猶言畧有些不足
正應餒死杜註欠明又三日不食
但應餒字死字尚未出也故以不終我
足少字即前解字意亦可

春秋左傳卷三昭公

此節以鄭為主兩旁一會事本不齊而
 文法必截教令整于泥甚遠也于堯
 丘畧近矣于邢丘則不過即其送女所
 到而會之耳整寫四字相形不堪為
 下辱晉伏幾矣

一篇論斷文字却先虛問虛答一遍然
 後實說妙在真與假一掉一結仍收應

起處兩虛筆何等細針密線也
 以知字換却善字又以儀字換却禮字
 眼明手快犀利真當

提禮字三項以政令為主政令是本
 國得民是末不能行其政令自無以守
 國而得民矣下三層分應一頭兩脚以
 不知不圖不恤為界畫前八句貼政令
 次四句貼民次三句貼國本文甚明林
 註前後蒙混皆緣忽于段落照應之法
 耳

民食于他言四分公室民皆仰食于三
 家故思莫在公正解失民註謂魯君與
 民無異句法巧而于分應則訛矣
 結叔侯知禮正是結魯侯不知禮也而
 晉侯亦在言表矣只一點便住不更下
 註脚註脚即在上文也筆法亦緊與起

吉謙不足飛不翔謙道冲退故 垂不峻翼不廣峻高也翼

垂下故不能廣遠 故曰其為子後乎不遠翔故 吾子亞卿也知不遠去

抑少不終且日正卿之位莊叔父子世為亞卿

○楚子以屈申為貳於吳乃殺之造生 以屈生為莫

敖生屈 使與令尹子蕩如晉逆女過鄭鄭伯勞子蕩

于汜勞屈生于菟氏汜菟氏皆鄭地 晉侯送女于邢丘子產

相鄭伯會晉侯于邢丘傳言楚強諸侯畏敬其使

○公如晉即位而往見 自郊勞至于贈賄往有郊勞去有贈賄 無失

禮揖讓之禮 晉侯謂女叔齊曰魯侯不亦善於禮乎對曰

魯侯焉知禮公曰何為自郊勞至于贈賄禮無違者

何故不知對曰是儀也不可謂禮禮所以守其國行

其政令無失其民者也今政令在家在大 不能取也

有子家鞅弗能用也此功行政令者一語固蓋昭公一生 好大國之盟陵虐小

國謂伐莒取邾 利人之難謂往年莒亂而取邾 不知其私不自知有私難 公

室四分民食於他他謂三家也言魯君與民無異正義曰言公如民終求食于他也

思莫在公不圖其終無為公謀終始者 為國君難將及身不

手相配是為呼。應有神。俞寧世曰：辨禮儀與子太叔對趙簡子。同彼說得大此說得切。先儒謂言曾以諷言誠然。

此是左傳第一首警快辯駁文字。除反起反結外，中分三大段讀。因楚王以辱晉為得志，故提一恥字反撲而入。聖王行禮至君亦圖之論，理不可恥。韓起之下至夷不濟論，勢不可恥。中間晉之事君至不然，奈何論，情不可恥。又前段泛論晉後段切論兩人中間，則從晉轉到兩人為一篇之轉板，似蜂腰格也。又看楚子語前後兩得志一貼，晉虛說一貼，兩人實說晉疆亦照此發論，不然奈何以上泛論，晉不可恥以下切論，此兩人不可恥而上段論晉却先透上卿上大夫一筆，以透下段論兩人仍說到其餘遺守等以繳上兩截，回環一片，煞甚圓密。

通篇大旨只在有條故開手一直提出就備字陪一禮字聖王一段先論禮之重城濶一段正論備之要而所謂條者有其人也。乃楚未有人晉則大有人在。于是極言韓起羊舌肸宗族甲兵之富強而終以遺守謀帥之蔑不濟。末段煞出無備收拾全文句句透快。字字警醒。一氣讀之直如風發泉湧。逐節讀之時而正言時而反言。既似放慢又似著急。聲情躍然。洵傳神之筆。

恤其所禮之本末。將於此乎在。在恤民與憂國而屑屑焉習。

儀以亟。言以習儀為急言善於禮不亦遠乎。君子謂叔侯於

是乎知禮。時晉侯亦失政叔齊以此諷諫

儀晉韓宣子如楚。送女叔向為介。鄭子皮子大叔勞

諸索氏。河南城阜縣東有大索城大叔謂叔向曰：楚王汰侈已甚

子其戒之。叔向曰：汰侈已甚，身之災也。焉能及人。若

奉吾幣帛，慎吾威儀，守之以信，行之以禮，敬始而思

終，終無不復。事皆可復行從而不失儀，敬而不失威。

道之以訓辭，奉之以舊法，考之以先王。以先王之禮成其好

之以二國。度晉楚之勢而行之雖汰侈若我，何及楚。楚子朝其

大夫曰：晉吾仇敵也，苟得志焉，無恤其他。今其來者

上卿上大夫也，若吾以韓起為閹。別足使以羊舌肸

為司宮。加宮刑足以辱晉，吾亦得志矣。可乎。大夫莫對。

遺啓疆曰：可。苟有其備，何故不可。恥匹夫不可以無

備。況恥國乎。是以聖王務行禮，不求恥人。朝聘有珪

為信，享頌有璋。享饗也。頌見也。既朝聘而享見也。臣為君使執璋。頌他弔他彫。一反

起手一段便作排句。度通體文勢而預為之稱也。觀道以訓辭。設楚王必欲見辱。此公亦另有一首妙文矣。楚度突發高論全無情理。啓疆亦以詆諧應之。說來又好惱又好笑也。順應一可字。便接連說兩不可字。以反撲為正。喲。數語直領全神。

從這女句發論。故姻親薦女。以親為怨。凡作三處提撮。備之若何。誰與重此。重猶鎖撫之意。誰字。即喝起入字。字字圓活。杜註言怨重便呆。

君亦圖之。不然奈何。段段虛歇。雷于未段實然。看他處處作反撲之筆。處處提撮備字。有一噴一醒之妙。孫月峯曰。不然奈何四字。是急辭。截住下。遂用急辭承。雖四皆字若排法。然是急勢。正于急處見態。

小有述職。諸侯適天。大有巡功。天子巡守。設机而不

倚爵盈而不飲。禮也。質明而始行事。日幾中而後禮

成。非強有力者弗能行也。故酒清人渴。宴有好貨。飲

以貨為好衣服。煖有陪鼎。燕食為發陪加也。入有郊

車馬在客所無。出有贈賄。去則贈之。禮之至也。國家之

勞。賓至逆勞。出有贈賄。以貨賄。禮之至也。國家之

敗失之道也。則禍亂興。失朝聘。宴。城濮之役。在僖二

晉無楚備。以敗於邲。在宣十一年言。邲之役。楚無晉

備。以敗於邲。在成十。自邲以來。晉不失備。而加以

禮重之以睦。君臣是以楚弗能報。而求親焉。既獲姻

親。又欲恥之以召寇讎。備之若何。言何以誰其重此

言怨。若有其人。恥之可也。謂有賢人以敵。若其未有

君亦圖之。晉之事。君臣曰。可矣。求諸侯而麋至。麋羣

麋丘隕其。薦昏而薦女。君親送之上。卿及士大

夫致之。猶欲恥之。君其亦有備矣。不然奈何。韓起之

下。趙成中行。吳魏舒。范鞅。知盈。五卿位在韓起之下

趙武之子。吳。辛。舌。胙。之下。邲。午。張。趨。籍。談。女。齊。梁。丙

逐項數說分兩遍又抱雨遍鋪張揚厲寫得紙上岌岌震動真是神來

一段中連數二十餘人但見其空靈不嫌其累墜讀絳縣老篇則算博士瞠乎其後今讀此文則點鬼簿走且僵矣

張骼輔蹠苗賁皇皆諸侯之選也

言非凡人

韓襄

為公族大夫韓須受命而使矣

襄韓無忌子也為公族大夫須起之門子

年雖幼已任出使正義曰三年

箕襄邢帶二人韓氏族

叔禽叔椒子羽皆韓起庶子

皆大家也韓賦七邑皆成縣

也成縣賦此節說羊舌略分束兩卷牟舌四族皆疆家也

四族銅鞮伯華叔向叔魚叔虎兄弟四人

正義曰叔虎雖死其族猶在劉炫據兩入

晉人若喪韓

起楊肸五卿八大夫

五卿趙成以下八大夫祁午以下叔向本羊舌氏食采于楊

故又號輔韓須楊石

石叔向子因其十家九縣韓氏七羊

古氏四而言十室舉大數也羊舌四家共一縣故但言瓠家

長轂九百長轂戎車也縣百乘

其餘四十縣遺守四千

尚有四千乘奮其武怒以報

其大恥伯華謀之

伯華叔向兄中行伯魏舒帥之行吳其

蔑不濟矣君將以親易怨

夫婚媿實無禮以速寇而

未有其備使羣臣往遺之禽以逞君心何不可之有

謝蘧啓疆遺唯季反厚為韓子

王曰不穀之過也大夫無辱

言叔向亦厚其

禮王欲赦叔向以其所不知而不能

之得知辭不敢見禮也奉使君命未反

先結恥字後結備字憲法句而不板處有華

以反撲起仍以反撲收索性反撲痛快盡情病者為之起舞憂者為之破涕極奇極妙之文

韓起叔向本無輕重但起句特提宜子如楚送女則此事以起為主又單叙叔向太叔問答則此文又以向為主今以厚禮變收而于叔向獨詳是回應起處一段文字末文單以勞圍不見作結是

回。應。起。手。一。提。句。也。只。此。兩。筆。實。主。互。用。輕。重。適。勻。是。何。等。精。細。奈。何。尚。莽。讀。之。

王。或。菴。曰。左。傳。自。襄。公。以。後。文。字。簡。練。奇。與。不。及。前。而。浩。瀚。流。轉。波。瀾。橫。溢。過。之。已。關。戰。國。西。漢。門。戶。凡。文。字。隨。時。升。降。不。能。自。作。主。張。者。庸。手。也。不。論。入。事。之。遠。近。聞。與。見。之。異。同。只。有。一。副。面。具。以。為。文。字。者。亦。庸。手。也。然。則。奈。何。曰。因。物。為。文。乃。至。文。耳。

書。奔。書。至。書。敗。三。事。連。叙。為。一。然。首。尾。點。經。有。解。而。中。無。解。者。即。以。叙。事。為。解。也。將。執。而。歸。之。待。闕。而。伐。之。其。危。可。知。矣。

此。為。楚。子。伐。吳。作。傳。中。間。却。詳。厥。由。詞。令。論。文。以。吳。為。主。論。事。則。以。楚。為。主。故。先。以。以。厥。山。歸。結。中。段。而。重。以。懼。吳。待。命。結。楚。子。也。實。主。互。用。左。氏。定。法。

通。篇。叙。議。兩。屬。意。則。一。綫。前。以。不。設。備。而。為。吳。敗。後。以。吳。有。備。而。不。可。入。則。備。之。不。可。已。也。得。失。瞭。然。而。厥。由。一。番。妙。論。不。惟。自。免。贊。鼓。之。不。吉。且。以。詔。楚。子。而。作。之。師。矣。未。以。禮。也。作。斷。贊。楚。子。而。厥。由。在。其。中。已。

○鄭罕虎如齊娶于子尾氏。自為晏子驟見之陳桓子問其故對曰能用善人民之主也。贊子皮却是指點子尾子謂授子

○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牟夷非卿而書尊地也。尊重也重地故書以莒人愬于晉。愬魯受晉侯

欲止公范獻子曰不可人朝而執之誘也討不以師而誘以成之情也為盟主而犯此二者無乃不可乎。都以一字為句

請歸之閒而以師討焉。閒暇乃歸公秋七月公至自晉莒人來討。討受不設備戊辰叔弓敗諸蚡泉莒未

陳也。嫌君臣異故重發例

○冬十月楚子以諸侯及東夷伐吳以報棘櫟麻之役。役在遠射以繁揚之師會于夏洧。會楚越大夫常

壽過帥師會楚子于瑣。瑣楚聞吳師出遠啟疆帥師從之。從吳遽不設備吳人敗諸鵲岸。盧江舒縣楚子

以駟至于羅洧。駟傳也吳子使其弟蹇由犒師。犒勞居衛楚人執之將以魯鼓王使問焉曰女卜來吉乎

反

居衛

楚人執之將以魯鼓王使問焉曰女卜來吉乎

先作一番消遣

駟傳也

羅水名

魯公

昭公

昭公

昭公

起處極寫楚師之盛。而反為吳敗。此駢至之所以盛怒而來也。刻本往往刪去。跌落中段。便無根而少力。

分明不吉。却接口說個吉字。其所謂吉者。只在觀怒為俗。一口噙定。以下操縱自如矣。文作兩半。讀前半。又分兩層。一層虛引。一層實講。此是正說。後半亦分兩層。先就自己。扶進一步。又就對向。推廣一步。乃是翻說。總句句透發。一吉。

字也。層轉層快。筆舌互用之文。

一面籠絡。一面恐嚇。末更將楚得意事。翻轉看恰。正搔著他癢處。便是越叫他殺。越不肯殺矣。此等文實為國策開山。然簡雋終讓前人獨步也。

唐錫周曰。古者兵交。使在其間。蹶出處。處咬定。使臣二字。劇有深意。

又吐華以城濮之兆。暗指宛春之執。亦甚明切。可補註疏所不及。

應起作結。可謂經一。次長一。智矣。

對曰。吉。寡君聞君將治兵于敝邑。卜之以守。龜曰。余

亟使人犒師。請行以觀。王怒之疾。徐而為之。備尚克

知之。龜兆告吉曰。克可知也。君若驩焉。好逆

使臣滋。敝邑休息。而忘其死亡。無日矣。今君奮

焉。震電馮怒。虐執使臣。將以數鼓。則吳知所備

矣。敝邑雖羸。若早修完。其可以息師。難易

有備。可謂吉矣。且吳社稷。是卜豈為一人。使臣獲豐

軍鼓。而敝邑知備。以禦不虞。其為吉孰大焉。國之守

龜。其何事不卜。一臧一否。其誰能常之。城濮之

兆。其報在郊。其效乃在郊。今此行也。其庸有報志

報楚意。乃弗殺。楚師濟於羅汭。沈尹赤會楚子。次於

萊山。遂射帥繁揚之師。先入南懷。楚師從之。及汝清

南懷。汝清。吳不可入。有楚子遂觀兵於坻箕之山。觀

是行也。吳早設備。楚無功而還。以蹶由歸。楚

子懼吳。使沈尹射待命于巢。遂啓彊。待命于雩婁。禮

也。善有也。備

○秦后子復歸於秦

不懼遲矣

景公卒故也

終五稔之言

六年春王正月杞伯益姑卒

再同盟。稱文公卒平公立。

葬秦景公○夏季孫宿如晉葬杞文公

無傳。宋華合

比出奔衛

合比事君不以道自取奔亡書名罪之

○秋九月大雩○楚

遠罷帥師伐吳○冬叔弓如楚○齊侯伐北燕

六年春王正月杞文公卒弔如同盟禮也

魯怨杞因晉取

其田而今不廢喪紀故禮之

大夫如秦葬景公禮也

合先王士弔大夫送葬之

禮

此一事兩議將以叔向論刑書為主十文伯從鑄上又出一論只是餘意然亦帶定爭辟令頭緒歸一否則岐出不成章法矣

叔向語除首二句空鳴外當作兩截讀每截又各有三層昔先王西句與今吾子七句對得失相形只作虛領民可任使一段與向辟之有一段對卻說不為刑辟之得民知有辟至皆叔世也與民知爭端至終子之世數句對卻說為刑辟之失以爭辟二字為主正論鑿鑿有典有則之文

先王重刑之意凡作三層洗發議事以制是臨時斟酌不可禁一層是詳其齊

左傳

○三月鄭人鑄刑書

鑄刑書於鼎以為國之常法

叔向使詒子產

書曰始吾有虞於子

虞度也言準度今則已矣子產以為已法

昔先王議事以制不為刑辟懼民之有爭心也

猶不可禁禦是故閑之以義

行之以禮守之以信奉之以仁

制為祿位以勸其從

懼其未也故誨之以忠聳之以行

使之以和

臨之以敬泄之以彊

務時所急

使之以和

臨之以敬泄之以彊

使之以和

春秋左傳

卷三十一

三

民之方懼其未一層是端其道民之本
猶求一層又擇其慎刑之人最寫得詳
盡篤至也

先王一層先說事後說效三辟一層便
先說效後說事轉接處變動不拘

俞寧世曰刑之所禁者有盡禮之所防
者無窮子產本以權宜救時而叔向却
從源頭上立論一句一意精醇古雅評
者謂是酷吏傳刑罰志藍本誠然

林西仲曰民有爭心微書不忌等語即
張乖崖以盜一錢答吏吏云君能答我
不能殺我之說可謂推勘入微

春秋左傳

卷三十一

三

斷之以剛

三折

猶求聖哲之上明察之官

上公王也

也忠信之長慈惠之師民於是乎可任使也而不生

禍亂民知有辟則不忌於上權移於法故竝有爭心

以徵於書而微幸以成之因危文以生爭緣微幸以

弗可為矣為治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

湯刑夏商之亂著禹湯之周有亂政而作九刑周之

為刑書謂法言不能議事以制三辟之典皆叔世也言刑書不起今吾子

相鄭國作封洫在襄三立謗政作丘賦制參辟鑄刑

書制參辟謂用三代之末法正義曰三代皆取前

者以為世故事制以為法子產亦采三代所聞見斷獄善將以靖民不亦難乎詩曰儀式刑文王之德

日靖四方詩頌言文王以德為儀式故能又曰儀式刑

文王萬邦作孚詩大雅言文王作儀法如是何辟之

有詩唯以德與民知爭端矣將弃禮而徵於書

書為錐刀之未將盡爭之亂獄滋豐賄賂竝

行終子之世鄭其敗乎屏聞之國將亡必多制數改

其此之謂乎復書曰若吾子之言復報也正義曰

若如也誠如吾子

一世字對上兩世字。見不能效法先王。但終吾世。以叔世之治治之已耳。一筆寫出無限苦衷。却不許竹刑鼓鑄。一筆入藉口。

未段雖餘意然起處提筆不令一字落空。亦三十字。亦都有關照周到之極。一行中連寫六火字。與通篇頗為五字辟字章法亦相配也。

只從一加字寫出數層轉折。兩番都用。掛連一層筆法。前云免討不求財後云。

寡君猶未敢。是何等刻摯。

免討承拜莒田說。落猶未敢。即接寡君。為驛說。落有加起。徹加止。兩段各點一加字。章法勾密極矣。

此等假冠冕伴小心。與習儀以取者可謂是君是臣。

此篇先案後斷。却用由賓人主法。柳諧合比。而華亥為微本。可連叙却將合比奔衛結過。而以華亥另提重叙。最是實主段落分明處。

公使視之。公使代之兩段中。以對句作縮結。即盟北郭矣。聞之久矣。文調亦相。

之言。僑不才。不能及子孫。吾以救世也。既不承命。敢也。

忘大惠。以見微。士文伯曰。火見。鄭其火乎。火心星。周五月昏見。

火未出。而作火。以鑄刑器。刑器。藏爭辟焉。火如象之。

不火何為。象類也。同氣相求。火未出而用火相感。而致災。服云。在器故稱藏也。

夏季孫宿如晉。拜莒田也。謝前年受卒。夷邑不見討。晉侯享之。

有加籩。籩。豆之數。多於常禮。武子退。使行人告曰。小國之事。大

國也。苟免於討。不敢求貺。貺。賜也。得貺。不過三獻。周禮大夫

三。今豆有。加下。臣弗堪。無乃戾也。懼以不堪。為罪。韓宣子曰。

寡君以為驩也。以加禮。致驩心。對曰。寡君猶未敢。未敢當此。加也。正

義曰。魯侯爵禮當七獻。今但言有加。未必過七獻也。而言寡君猶未敢。當謙耳。況下臣君之

隸也。敢聞加貺。固請徹加。而後卒事。晉人以為知禮。

重其好貨。寡好之貨。

宋寺人柳有寵。有寵於平公。大子佐惡之。華合比曰。我

殺之。欲以求。柳聞之。乃坎用牲埋書。詐為盟處。而告公曰。

合比將納亡人之族。亡人華臣也。襄十七年奔衛。既盟于北郭矣。

公使視之。有焉。遂逐華合比。合比奔衛。於是華亥欲

準乃合傳遺也

寫出爾反爾只用空華引詩亦只將畏字一點輕快倚逸無比

杜註傳言叔向知禮是此篇以下截為主弗逆乃逆一番議論情事已領于起手報韓子也一筆之中特以挿叙弃疾過鄭有禮故作此斷而復起之格耳然

兩項連寫亦見非疾自是可人而晉之所以待之者喜無失人之謂也蓋事別而瓜自連矣

平叙四見詳略整錯變化有法

然住上段以下另闢一境最有峰迴路轉之致鄭三卿皆知其將為王也本是結上却已動下無寧以善人為則本是陪下却又映上字字圓融

三語

春秋左傳

卷五

五

代右師

亥合比弟欲得合比處

乃與寺人柳比從為之徵曰聞

之久矣

聞合比欲納華臣

公使代之

代合比為右師

見於左師

左師向戌

左師曰女夫也必亡

夫謂華亥

女喪而宗室於人何有人

亦於女何有

言人亦不能愛女

詩曰宗子維城毋俾城壞毋

獨斯畏

詩大雅言宗子之固若城俾使也

女其畏哉

為二十年華亥出奔傳

○六月丙戌鄭災

終士文伯之言

○楚公子弃疾如晉報韓子也

報前年送女

過鄭鄭罕虎

公孫僑游吉從鄭伯以勞諸相辭不敢見

不敢當國君之勞相

鄭固請見之見如見王

見鄭伯如見楚王言弃疾共而有禮

以其乘馬

八匹私面

私見鄭伯

見子皮如上卿

如見楚卿

以馬六匹見子

產以馬四匹見子大叔以馬二匹

降殺以兩

禁芻牧採樵

不入田

不犯田種

不樵樹不采蔬

蔬種也

不抽屋不强旬誓

曰有犯命者君子廢小人降

君子則廢黜不得居位小人則退給下劇也

服云抽

舍不為暴主不恩賓

恩惠也

往來如是鄭三卿

皆知其將為王也

三卿罕虎公孫僑游吉

韓宣子之適楚也楚

人弗逆公子弃疾及晉竟晉侯將亦弗逆叔向曰楚

春秋左傳

昭公

五

不當效辟。但當作則。兩意本對。說文于上層從我而已。先透作則一筆。下層則人之辟。倒抱效辟一筆。遂令兩對串通。為一又效。辟是在首。民則然在尾。中引詩書。平對章法。參差中最整齊也。

懼叛伐徐。寫得遠渡極其無罪。敗師獲。其寫得楚人極其有罪。至末一筆。點出歸罪二字。而其案已伏于師豫章而次于乾谿。兩句之中矣。此不待斷而自了。然者也。絕妙手法。

兩項連寫。亦見非疾自是。可人而晉之。所以待之者。喜無失人之謂也。蓋事別而瓜自連矣。

平叙四見。詳略整錯。變化有法。

然住上段。以下另闢一境。最有峰迴路轉之致。鄭三卿皆知其將為王也。本是結上却已動下。無寧以善人為則。本是陪下却又映上。字字圓澈。

三精

辟我衷辟和也。若何效辟。詩曰爾之教矣。民胥效矣。衷正也

詩小雅言。從我而已。焉用效人之辟。書曰聖作則。逸上教下效。

則法。無寧以善人為則。此二句方是引書正意。而則人之辟乎。匹夫為也。

善民猶則之。況國君乎。晉侯說乃逆之。傳言叔向知禮

○秋九月大雩。旱也。

○徐儀楚聘于楚。儀楚徐大夫。楚子執之。逃歸。懼其叛也。

使遺洩伐徐。遺洩楚大夫。吳人救之。令尹子蕩帥師伐吳。

師于豫章。而次于乾谿。乾谿在譙國城父縣南。楚東竟。吳人敗其師。

鄭固請見之。見如見王。見鄭伯如見楚王。以其乘馬。

八匹私面。私見。見子皮如上卿。如見楚卿。以馬六匹。見子

產。以馬四匹。見子大叔。以馬二匹。降殺。禁芻牧採樵。

不入田。不犯田種。不樵樹。不采蕪。蕪種也。不抽屋。不强旬誓。

曰有犯命者。君子廢。小人降。君子則廢黜不得居位。小人則退給下劇也。

服云抽。抽三句有精神。舍不為暴主。不願寶。惠也。往來如是。鄭三卿

皆知其將為王也。東。齊轉主。韓宣子之適楚也。楚

人弗逆。公子弃疾及晉竟。晉侯將亦弗逆。叔向曰。楚

昭公

不當效辟但當作則兩意本對說文于上層從我而已先透作則一筆下層則人之辟倒抱效辟一筆遂令兩對由通為一又效辟是在首民則然在尾中引詩書平對章法參差中最整齊也

懼叛伐徐寫得遠洩極其無罪敗師獲尹寫得楚人極其有罪至末一筆點出歸罪二字而其案已伏于師豫章而次于乾谿兩句之中矣此不待斷而自了然者也絕妙手法

辟我衷辟邪也若何效辟詩曰爾之教矣民胥效矣

詩小雅言衷正也從我而已焉用效人之辟書曰聖作則

上教下效則法無寧以善人為則無寧此二句只承上作聯語而則人之辟乎匹夫為

善民猶則之況國君乎晉侯說乃逆之此二句方是引書正意傳言叔向知禮

○秋九月大雩旱也

○徐儀楚聘于楚儀楚徐大夫楚子執之逃歸懼其叛也

使遠洩伐徐遠洩楚大夫吳人救之令尹子蕩帥師伐吳

師于豫章而次于乾谿乾谿在譙國城父縣南楚東竟吳人敗其師

於房鍾房鍾吳地獲宮廐尹弃疾鬬章龜之父子蕩歸罪於遠

洩而殺之歸罪於遠洩不以敗告故不書

○冬叔弓如楚聘且弔敗也弔為吳所敗正義曰上註不告故不書而此言弔敗者本自為聘聞敗因弔之故曰且也

○十一月齊侯如晉請伐北燕也告盟士句相士鞅

逆諸河禮也士句晉大夫相為介得敬逆來者之禮晉侯許之十二月

齊侯遂伐北燕將納簡公簡公北燕伯三年出奔齊晏子曰不入

燕有君矣民不貳吾君賄左右諂諛作大事不以信

此節連下齊平傳讀此處字字伏下篇句句應是一篇先斷後案文字奇

未嘗可也。為明年暨齊平傳。○七句一作王正。●學
者皆以士句是范宣子即士鞅之父不應
取其父同姓名人以為介王元規云古人實口不言
之何妨為介按士文伯是士鞅之族亦名句無妨今
相范鞅即文伯也然文
伯名古本亦有作正者

經 七年春王正月暨齊平
暨與也燕與齊平前年冬齊伐燕開無異事故

不重言燕從可知。暨其器反。林平不書必關天下
之大故。而後書是故昭定而下春秋多罪齊書伐衛
遂伐晉同。齊襄莒暨齊平盟于鹹。次于伍氏。皆特
筆也。夫子曰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
焉。蓋不
予齊也。○三月公如楚。○叔孫婁如齊涖盟。無傳公將遠適
楚故叔孫如齊尋舊好。○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
○媯救略反又音釋。

○秋八月戊辰衛侯惡卒。元年大夫盟于號。○林襄公卒子靈公元立。

九月公至自楚。○冬十有一月癸未季孫宿卒。○十

有二月癸亥葬衛襄公。

傳 七年春王春月暨齊平齊求之也。應不。齊伐燕燕人略之反從求平如

晏子言。正義曰下文久次而不行。即求之之狀。燕知其意而行成耳。癸巳齊侯次于

號。燕人成曰。敝邑知罪敢不聽命先君之敝

器請以謝罪。敝器瑤簞。玉積之屬。公孫皙曰。受服而退。侯蒙而

動可也。應未嘗可也。齊大夫。二月戊午盟于濡上。濡水出高陽縣東北至河間縣入

此亦辨駁文字作三段讀首段見人各有臣通到執字次段見古人皆執仍歸到臣字未段直以盜目王一篇正論却以諷刺隱語作結出人意表尤妙在王亦以隱語戲語答之風致絕佳

前半以臣字作骨後半以盜字作骨論臣則連自亦算做君論盜則連王亦算做盜皆絕倒語妙文末有不首尾相配者
起手一行只作一引故後無懸然一國兩君與誰非君臣人有十等一語未

嘗不相映有情
王將飲酒後亦無應華却不知正為末段戲語伏脈當于言外得之

數十臣前有領筆後有補筆極有間架

易 燕人歸燕姬 嫁女與

賂以瑤簪玉積竿耳不克而

還 記夏日醜殷曰華周曰爵 鄭註華畫木稼也

○楚子之為令尹也為王旌以田 析羽為旌王旌游

○齊軫大夫五及齊轅士三及齊首 莘尹無字斷之曰

一國兩君其誰堪之及即位為章華之宮納士人以

實之 章華南郡華容縣○芋于付反陟音短 正義

官不知 無字之闕人焉 有罪亡人 無字執之有司弗

與 王有 曰執人於王宮其罪大矣執而謁諸王 執無

王將飲酒 遇其 無字辭曰天子經畧 經營天下畧有

諸侯正封 封疆有 古之制也封畧之內何非君士食

士之毛誰非君臣 毛章也○君者天子諸侯之總 按無字本意連大夫皆在內

看大夫臣士 故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

莫非王臣 詩小雅 大有十曰 甲至 人有十等 王至 下

所以事上上所以其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

臣士士臣阜阜臣與與臣隸隸臣僚僚臣僕僕臣臺

馬有圍牛有牧 養馬曰圍養牛曰牧 環齊要畧云 自管為八八為公言正無私也大

將焉執之姑問之無乃闕乎無乃不可乎登諸之盜有所在則直刺之行文由寬而嚴不突又不竭也

將亡字引出盜字將盜字轉出盜有所在妙意層層有春山出雲之樂

本只注意盜有所在一句因不好便說先透個與盜同罪却將王事之闕縮住再透制捕逃主又將則封不可縮住然後輕輕扯二文之法將盜有所在如畫龍點睛一點便活所以能解楚子之煩而答之戲也否則自來無此唐突諫臣又安得有此唐突文字耶

一句替他匿字一句答他盜字只此二筆其收應又何密也而臣姦爾之臣也亦尖冷語

此篇為公如楚作傳先叙啓疆臣能得魯君語及求名之辭以見公之如楚出子不待已也夢襄公祖道其勉強可知以不能相儀者為介又可見此行之殊

左肅

夫者夫之言扶也大能扶成人也士者事也言能理庶事也服虔云阜造也造成事也與衆也佐阜舉衆事也隸隸屬于吏也僚勞也共勞事也僕僕豎主藏者也臺給臺下微名也按說文古私字八古北背字以待百事今有司曰女胡執人於王宮將焉執之

周文王之法曰有亡荒閱荒大也閱蒐也有亡人當大蒐其衆所以得

天下也吾先君文王楚文作侯區之法區侯反與盜

同罪所以封汝也行善法故能啓若從有司是無所

執逃臣也逃而舍之是無陪臺也言皆王事無乃闕

乎昔武王數紂之罪以告諸侯曰紂為天下逋逃主

萃淵藪萃集也天下逋逃悉以紂為淵藪集而歸之

故夫致死焉人欲致君王始求諸侯而則紂無乃不

可乎若以二文之法取之盜有所在矣言王亦王曰

取而臣以往往去盜有寵未可得也盜有寵王自謂

遂赦之赦無

楚子成章華之臺願與諸侯落之宮室始成祭之

容城內正義曰雜記廟成則釁之路寢成則考之

而不覺鄭註不神之也考則盛食以落之按不覺似

春秋左傳

卷七昭公

左

州州矣

叙魯事却叙楚語于前史家往往甚愛
乙文不欲另傳即寄于甲傳中也孟僖
事亦兩叙之例然此數語要富載公至
自楚篇之首乃得

前一能字末兩不能字相映處正見楚
強魯弱啓疆之所以侈口名公也如此
看無一字閒

啓疆語委婉曲折以蜀盟為口舌凡
四點蜀字為一篇之線索後半頗點祖
道行不行及兩不能皆暗暗與之相配
成片段也是一首極清極轉文字

受命于蜀句作提以下分作兩層而每
層各有兩意前一層未至者固不能忘
辱歸者又不善數曲說得妙後一層若
若來則不敢望蜀以要盟若不來則必
將見蜀以請盟恐竭得妙參差中極整
齊也

左肅

左肅

無祭而言祭之為落者以其言落必是以酒澆落
之雖不如以血塗廟亦當祭中霽之神以安之也

宰遠啓疆曰臣能得魯侯遠啓疆來召公辭曰昔先

君成公命我先大夫嬰齊曰吾不忘先君之好將使

衡父照臨楚國鎮撫其社稷以輯寧爾民嬰齊受命

于蜀此三句述告廟語乃揮叙法不常連奉承以來弗敢失隕而致諸宗祧

朝傳序二句讀傳序相授於今四王矣四王共康邲嘉惠未至唯

襄公之辱臨我喪襄公二十八年孤與其二三臣悼

心失圖在哀社稷之不皇況能懷思君德皇暇也言

不今君若步玉趾辱見寡君也趾是寵靈楚國以信蜀

之役致君之嘉惠是寡君既受貺矣何蜀之敢望但

如蜀復有質子其先君鬼神實嘉賴之豈唯寡君

若若不來使臣請問行期寡君將承質幣而

見于蜀以請先君之貺公將往夢

襄公祖祖祭道神師古曰黃帝子繁祖好遠遊幸

山曰駮犯之者封土為山象以替芻棘柏為神主既

祭以車櫟之而去喻無險難也詩云取羝以較謂諸

左肅

昭公

昭公

侯也天子以大
大夫用酒膳
梓慎曰君不果行襄公之適楚也夢

周公祖而行今襄公實祖君其不行子服惠伯曰行

先君未嘗適楚故周公祖以道之襄公適楚矣而祖

以道君不行何之三月公如楚鄭伯勞于師之梁

孟僖子為介不能相儀僖子仲孫獲及楚不能答郊勞

為下僖子病不能相禮張本

○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晉侯問於士文伯曰誰

將當日食對曰魯衛惡之受其凶惡衛大魯小公曰何故

對曰去衛地如魯地衛地豕韋也魯地降婁也日食于豕韋之末及降婁之始乃息

故禍在衛大在魯小周四月今二月故日在降婁

正義周禮保章氏以星土辨九州之地鄭註實析木

燕也那大火宋也辰壽星鄭也已鶉尾楚也午鶉火

周也未鶉首秦也申實沈晉也酉大梁趙也戌降婁

魯也亥奴訾衛也子玄枵齊也丑于是有災魯實受星紀吳越也奴訾之次一名豕韋

之災發於衛而魯受其餘禍其大咎其衛君子魯將上卿八月衛侯卒十

公曰詩所謂彼日而食于何不臧者何也感

對曰不善政之謂也國無政不用善則自取謫

于日月之災也故政不可不慎也務三而已一曰

公如楚三字為上下文樞紐上事必得此句為結下事又必得此句為起故不能割而誤連之耳

此條作兩截讀然前云魯衛惡之後云自取謫于日月之災恐晉亦未必能免也意在言外

前云去衛地如魯地是論數後云國無政不用善是論理一曰受一曰取兩兩相對而意實相承中間引詩恰作上下轉板絕妙章法

引詩作問語亦一變調也

魯衛說四遍政字說三遍分三項皆相配處疎密適均

杞田不盡歸季孫隱占必多此番來治
獨以成塞分明做別人不著此謝息之
所以必故新之而季氏之所以必故索
之也至以祿易成又益兼作則桃薄于
成觀公歛陽無成是無孟氏之說而可
用雙收筆最圓到
治祀守成起結凡作兩層提應章法明
整

擇人擇賢 二曰因民因民所利 三曰從時順四時

○晉人來治杞田前女叔侯不盡歸今公逼 季孫將

以成與之成孟氏邑 謝息為孟孫守不可謝息僖 曰

人有言曰雖有挈餅之知守不假器禮也挈餅汲者

人守器猶知夫子從君而守臣喪邑 夫子謂孟僖

吾子亦有猜焉言季孫亦將 季孫曰君之在楚於晉

罪也言晉罪君 又不聽晉魯罪重矣晉師必至吾無

以待之不如與之閒晉而取諸祀復代祀取之 吾與

子桃魯國下縣東 成反謹敢有之是得二成也魯無

憂而孟孫益邑子何病焉辭以無山與之萊柞萊柞

○柞子洛乃遷于桃謝息 晉人為杞取成不書非

○楚子享公于新臺章華 使長鬣者相鬣鬣也欲先

力緘反正義吳楚之人 好以大屈宴好之賜大屈

少鬣故遷長鬣者相禮也弓名 魯運書

曰楚子享魯侯于章華之臺與大屈之弓賈既而悔

之遠啓疆聞之見公公語之拜賀公曰何賀對曰齊

與晉越欲此久矣寡君無適與也而傳諸君君其備

惜不記其名所謂一部好鬣者耶

語語稱實却語語恐喝此等文亦國策
之藍本也 國策于賀下添却一語
快而未免痕迹此則即即藏于賀中尤
隱秀有餘味

設公不語。廢。疆。言。飽。必。當。費。辭。戰。國。人。一見便質巧。捷。故。後。來。居。注。矣。

此篇兩截。與。齊。疾。張。聘。格。法。相。似。但。彼。處。敘。議。各。見。此。則。皆。係。子。產。之。言。微。不。同。耳。子。產。聘。晉。似。與。鄭。山。而。來。黃。能。一。論。不。過。因。私。問。附。及。觀。結。處。特。為。鄭。宣。子。完。局。可。以。得。此。文。之。實。主。矣。前。半。兩。點。韓。子。便。為。後。半。作。引。後。半。凡。五。點。其。子。線。索。甚。明。

實沈篇直問何神。故。只。須。直。叙。此。驚。問。厲。鬼。便。應。先。作。一。解。此。相。題。行。文。耳。然。論。章。法。則。歸。出。語。語。謙。和。另。是。一。種。辭。氣。故。此。處。亦。預。作。周。旋。語。以。配。之。蓋。筆。墨。香。有。臭。味。不。如。此。不。免。有。昔。庸。相。判。之。訛。矣。

為豐氏歸田。本。不。重。為。豐。謀。而。重。為。國。謀。然。竟。以。敵。邑。為。辭。未。免。過。于。畏。蕙。看。他。只。從。其。子。做。個。話。頭。說。到。疆。場。之。言。又。只。是。將。敵。邑。作。伴。說。委。婉。曲。折。極。幽。

樂三鄰。分。明。言。得。州。人。知。乃。歸。結。到。質。上。詳。其。慎。守。寶。矣。敢。不。賀。乎。公。懼。乃。反。之。傳。言。楚。靈。不。信。所。以。不。終。

鄭子產聘于晉。晉侯有疾。韓宣子逆客私焉。私。曰。寡君寢疾於今三月矣。竝走羣望。晉。所。望。祀。山。川。皆。走。往。祈。禱。有。

加而無瘳。今夢黃熊入于寢門。其何厲鬼也。對曰。君之明子為大政。其何厲之有。昔堯殛鯀于羽山。羽。在。東。海。祝。其。神。化。為。黃。熊。以。入。于。羽。淵。實。為。夏。郊。三。其。縣。西。河。

代祀之。鯀。禹。父。夏。家。郊。祭。之。歷。殷。周。二。代。又。通。在。羣。神。之。數。并。見。祀。熊。亦。作。能。三。足。鼈。以。獸。非。入。水。之。物。也。而。說。文。及。字。林。皆。云。能。熊。屬。是。似。鹿。今。東。海。人。祭。禹。廟。不。用。熊。白。及。鼈。為。膳。豈。鯀。化。為。二。物。乎。晉。為。盟。主。其。或。者。未。之。祀。也。乎。言。周。衰。晉。為。盟。主。得。任。天。子。祀。羣。神。

韓子廋夏郊。廋。晉。侯。有。間。也。賜。子。產。莒。之。二。方。鼎。方。鼎。莒。所。貢。子。產。為。豐。施。歸。州。田。於。韓。宣。子。豐。施。鄭。公。孫。段。之。子。三。年。晉。以。州。田。賜。段。

曰。日。君。以。夫。公。孫。段。為。能。任。其。事。而。賜。之。州。田。今。無。祿。早。世。不。獲。久。享。君。德。其。子。弗。敢。有。不。敢。以。知。趣。

聞於君。私。致。諸。子。此。年。正。月。宣。子。辭。子。產。曰。古。人。有。言。曰。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負。荷。荷。擔。也。以。微。薄。喻。貴。重。施。將。懼。

春秋左傳 卷七 昭公 宣子辭子產曰古人有言曰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負荷薄喻貴重施將懼

酌盡善之文

州日久為韓子所食但初言得乎不便
啓齒耳子產明眼處便何句為世曹
地私致諸子吾子取州與論厲鬼同
一老世事語也妙絕
子為大政吾子為政兩句乃上下截關
照證不得略過

此篇先叙後議叙處極其奇特議處極
其精微通體似以前前後後立格然公
孫洩只是陪答故敘議皆只輕寫而首
尾全重伯有也乃其理則互相發矣

唐錫周曰前半畫鬼工絕後半談鬼精
絕前半畫鬼筆筆凌空妙在極變幻後
半談鬼筆筆沉著妙在極平常

起句乃是國人愈懼下文字然移之于
後而以或夢從頭順叙則同此數語而

不能任其先人之祿其況能任大國之賜縱吾子為

政而可後之人若屬有疆場之言傲邑獲戾宣子者

將以鄭取晉邑罪鄭屬音燭而豐氏受其大討吾子取州是免傲

邑於戾而建置豐氏也敢以為請傳言子產宣子受

之以告晉侯晉侯以與宣子宣子為初言病有之初

謂與趙文此巧于受州者也以易原縣於樂大心樂大心宋大夫原

子爭州用晉邑以賜樂大心鄭人相驚以伯有曰伯有至矣則皆走不知所往

襄三十年鄭殺人神之革鑄刑書之歲二月在前或夢伯有介

而行介甲曰王子余將殺帶也王子六年三月三日

明年壬寅余又將殺段也公孫段豐氏黨壬寅此年

氏當言駟氏黨非真能殺人也及王子駟帶卒國人益懼齊燕平之

乃轉寫之誤刑書句如此紀年月方有色澤壬寅公孫段卒國人愈懼其明月子產立公

孫洩及良止以撫之乃止公孫洩子孔之子也襄十

子也立以為大九年鄭殺子孔良止伯有子大叔問其故子產曰鬼有所歸

乃不為厲吾為之歸也大叔曰公孫洩何為子孔不為

復立厲問何為子產曰說也為身無義而圖說伯有無義以妖

洩鬼故立之恐惑

一奇一庸。不啻霄壤。文章死生。只於落筆爭先後也。作文全要起得得勢。得神此為第一。

鍾伯敬曰。即此一事。大道理大機。惟皆在其內。不媚不信四字。至圓至捷。至深。

民并立洩使若自以大義存誅絕之後

者以解說民心。說如字又始鏡反。從政有所反。

之以取媚也。民不可使知之。故治政或當反道以求。

順民不媚不信。說而後不信。民不從也。及于產適晉。

趙景子問焉。景子晉中。曰伯有猶能為鬼乎。子產曰。

能人生始化曰魄。魄形。既生魄陽曰魂。陽神氣也。

之靈為魄。謂初生之時耳。目心識手足運動啼呼為聲也。附氣之神為魂。謂精神性識漸有所知也。魄在前而魂在後。魄雖俱是性靈。但魄識少而魂識多。孝經說云。魄白也。魂芸也。形有體質。取明白為名氣。唯虛吸取芸動為義。尋形以知氣故。用物精多則魂先魄而後魂。其實並生無先後也。

魄強。物權勢。居移氣。故是以有精爽。至於神明。

爽明也。神精者神之未著。爽者神之未。匹夫匹婦。

融是以積精而至于神積爽而至于明。強死其魂。魄猶能馮依於人。以為淫厲。強死不病也。

婦賤。况良霄我先君穆公之胄。子良之孫。子耳之子。

敝邑之卿。從政三世矣。林去疾。輒良霄。鄭雖無腆。厚。

也。邦諺曰。蕞爾國。蕞小貌。而三世執其政柄。其用。

物也。弘矣。其取精也多矣。林其用權勢則甚弘大。其。

族又大。所馮厚矣。良霄魂魄所。而強死能為鬼。不亦。

前云鬼有所歸。乃不為厲。至所以為鬼者。尚未說破。故須此處透發始足。

春秋三傳

昭公

三

宣乎傳言子產之博敏

子皮之族飲酒無度相尚以奢相困以酒

故馬師氏與子皮

氏有惡

馬師氏公孫鉏之子罕朔也襄三十年馬師顛出奔公孫鉏代之為馬師與子皮俱同一族

齊師還自燕之月

在此年

罕朔殺罕魍

罕子皮弟正義曰

公孫鉏子展之弟展生子皮鉏生罕朔朔是子罕之孫與魍乃從父昆弟也

罕朔奔晉韓

宣子問其位於子產

問朔可使

子產曰君之羈臣苟

得容以逃死何位之敢擇卿違從大夫之位

謂以禮去者降

罪人以其罪降

罪重則降多

古之制也朔於敝邑亞

大夫也其官馬師也

大夫位馬師職

獲戾而逃唯執政所寘

之得免其死為惠大矣又敢求位宣子為子產之敏

也使從嬖大夫

為子產故使降一等不以罪降○林嬖大夫下大夫也朔亦亞大夫今從

下大夫是但降一等

秋八月衛襄公卒晉大夫言于范獻子曰衛事晉

為睦睦和也晉不禮焉庇其賊人而取其地

賊人孫林父其地戚

也○林謂襄二十六年晉疆戚田取懿氏邑六十以與林父

故諸侯貳詩曰鷓鴣

在原兄弟急難

詩小雅鷓鴣離渠也飛則鳴行則搖喻兄弟相救於急難不可自舍

春秋左傳

卷三

昭公

三

古之制也朔於敝邑提束順逆交接有法何位敢擇又敢求位何法順逆起結有法提于整得變故佳

此篇是兩事類叙體晉如衛弔且反戚田周如衛弔且追命襄公事本一對而一從晉一邊說入一從衛一邊說入則變前兩事用倒承後兩事用順承則又變一反田之故叙于前一追命之詞叙于後則又變分明以議論包叙事一順一倒為章法者起處單提衛襄公卒一筆便藏下兩大

節情事左氏最是提筆處有作意

反田則口口兄弟追命則口口先王是
一首親親文字

曰死喪之威兄弟孔懷威畏也言有死喪則兄弟宜相懷思兄弟之不

睦於是乎不弔不相弔恤况遠人誰敢歸之今又不禮於

衛之嗣嗣新君也衛必叛我是絕諸侯也獻子以告韓宣

子宣子說使獻子如衛弔且反戚田傳言戚田所由還衛衛齊

惡告喪于周且請命王使成簡公如衛弔簡公王且卿士也

追命襄公曰叔父陟恪在我先王之左右以佐事上

帝陟登也恪敬也帝天也叔父謂襄公命如今之哀策陟恪疑陟降之訛余敢忘高圍

亞圍二圍周之先也為殷諸侯亦受殷王追命者周本紀高圍公劉玄孫之孫高圍生亞圍大王

賈父之祖也。按此只不

忘先王親親之意註似鑿

○九月公至自楚孟僖子病不能相禮能不能首尾緊對

病乃講學之講習也苟能禮者從之及其將死也二十年

孟僖子卒召其大夫僖子屬大夫曰禮人之幹也無禮無

以立吾聞將有達者曰孔丘僖子卒時孔子年三十五聖人之後

也聖人而滅於宋孔子六代祖孔父嘉為宋督所殺其子奔魯家語本姓篇宋泯公

熙生弗父何何生宋父周周主世子勝勝生正考父

考父生孔父嘉其後以孔為氏孔父生木公金父金

春秋左傳

卷五

昭公

堯

此篇先案後斷以敘事串議論其章法直與學破齒齒相似起結不必言中間以將死召大夫及獲發屬二子相呼應無以立與定其位相呼應將有達者與必有達人相呼應滅宋授宋與若不當世相呼應乃至三命益共與其共如是緊相呼應兜裏兜錦作中權四面層伏層應無一筆漏無一筆偏圓潤精緻為傳中第一首極整極奇之作

反復稱嘆極寫得心悅誠服意思出唐錫周曰起處一行是正文却用虛寫及其將死以下是証佐偏用實筆最是虛實互用絕妙法 愚意起處固是補

左肅

過正義中屬一子師事仲尼不當作証
佐看蓋燕翼詒謀尤補過之大者看兩
仲尼連寫自與遙接前文者不同
韓友一曰魯之善相禮者多矣不如不
善相禮者能識一聖人已足千古能
遣子從良師遊便增已令聞矣為人君
而建太子可不妙選官僚哉

何以有宋而授厲公弗父何孔父嘉之高祖未閔公

讓厲及正考父弗父何佐戴武宣三人皆三命茲益

其三命上卿也故其鼎銘云考父廟一命而僂再命

而僂三命而俯循牆而走言

行亦莫余敢侮其共如是人僮於是鬻於是以餽

余口於是中為曾鬻曾鬻鬻屬言至儉正義餽

其別其共也如是臧孫紇有言仲也曰聖人有明德

者若不當世其後必有達人聖人之後有明德而今

其將在孔丘乎我若獲沒得必屬說與何忌於夫

子使事之說南宮敬叔何忌孟懿子皆信子之子

字括名說一名緇又曰於夫子身為大夫乃稱夫子

此時仲尼未仕不得稱為夫子以未仕之時為仕後

之語是丘明意尊之而失事實猶而學禮焉以定其

位知禮則故孟懿子與南宮敬叔師事仲尼仲尼曰

能補過者君子也詩曰君子是則是效詩小孟僖子

可則效已矣單獻公奔親用鞮獻公周卿士單靖公之冬十月

俞寧世曰成王顛命之言曾子易簣之
語孟僖學禮之訓先主戒禪之書見古
人力學至死不衰今人以博科弟為傳
經分田宅為貽後何曾曉此等議論也
弗父何之讓德正考父之謙德隱而
不彰歷世栽培乃誕至聖不獨成湯微
子之歷也積善餘慶匪朝伊夕士大夫
其勉之

○單獻公奔親用鞮獻公周卿士單靖公之冬十月

子頃公之孫鞮寄客也

辛酉襄頃之族殺獻公而立成公

襄公頃公之父成公獻公弟

○十一月季武子卒晉侯謂伯瑕

伯瑕士文伯曰吾所問

日食從矣可常乎

衛侯武子皆卒故從猶俗言應驗也

對曰不可六

物不同各異

民心不壹政教殊

事序不類有變易

官職不

則治官居職非一法

同始異終胡可常也詩曰或燕燕居息

或憔悴事國詩小雅言不同

其異終也如是公曰何謂六物

對曰歲時日月星辰是謂也公曰多語寡人辰而莫

同何謂辰林言詳以告我凡謂之辰如北辰太辰之類其義莫同何者謂之辰正義曰辰特

也言日月聚會有時也對曰日月之會是謂辰一歲日月十二會所會謂之辰

故以配日謂以子丑配甲乙正義言辰無常所分在十二以十幹配之明非一所也

○衛襄公夫人姜氏無子姜氏宜姜嬖人嬀始生孟縶孔

成子夢康叔謂已立元成子衛卿孔達之孫烝鉏也元孟縶弟夢時元未生嬀

音周又直周反始鳥谷反縶張立反余使羈之孫圉與史苟相之羈烝鉏子

苟史兩夢置小別只于願道見筆史朝亦夢康叔謂已余將命而子苟與孔烝鉏

之會孫圉相元史朝見成子告之夢夢協協合也晉韓

宣子為政聘于諸侯之歲在二嬀始生子名之曰元

春秋左傳

卷二 昭公

四

同始異終省淡詞變中極精要語其理即在前自取諷句內公問六物及辰只論同始不問異終則亦終于燕燕居息而已雖多語亦奚益之有哉

如此斷章取義最是說詩妙境不拘拘也兩或字即前自取諷自字

此篇先叙後議先夢後事固極奇文亦極變也。不過為立衛靈公作傳却從頭說夢說下寫出許多奇奇妙妙然後一筆結出故孔成子立靈公行文有萬壑爭流之樂

平叙孔成史朝同夢本無賓主結處孔成子立靈公則重在孔矣看其先叙孔夢著一立字為後文伏案于史只著一相字輕重已見然斷易出自史朝則以史朝告夢讓其出一頭地而仍以筮易屬之孔成歸到立靈公作結只此幾筆

賓主互用並行不替而輕重秩然多少細心在

史朝解易作兩層讀前一層解筮元後一層解筮元用重華先解元亨而實以康叔名之次解利建侯而實以二卦皆云本又雙承作斷句何著實筮繫用輕華只從弱足者居對面相形而各以所利仍雙縮作結賓主詳筮字字分明也
前重講筮元却輕插孟非人也一華後輕講筮繫却重插侯注社稷一華密甚

二卦皆云輕帶屯之比爻詞弱足者居重講屯之比爻詞應上兩筮不板不偏有法

孟繫之足不良弱行也合耶孔子以周易筮之曰元尚

享衛國主其社稷意于此人遇屯三三震下坎又曰余尚

立繫尚克嘉之嘉善遇屯三三之比三三坤下坎上

以示史朝史朝曰元亨又何疑焉周易曰成子曰

非長之謂乎言屯之元亨謂對曰康叔名之可謂長

矣善之孟非人也將不列於宗不可謂長足跛非全

且其繇曰利建侯繇卦嗣吉何建建非嗣也嗣

有常位故無所上又無所建今以位謂再二卦皆云

卦皆有建侯之文初上屯象辭曰利建侯次上屯

初九爻辭亦曰利建侯正義謂前上元之二卦非謂

後上繫之子其建之康叔命之二卦告之筮襲於夢

武王所用也弗從何為外傳云大誓曰朕夢協朕卜

弱足者居跛則偏弱居其家不能行補正曰屯

寧曰盤桓利居自數句以主社稷為主應前語也

從會朝又焉得居各以所利不亦可乎孟跛利居故

孔成子立靈公十二月癸亥葬衛襄公靈公元也

